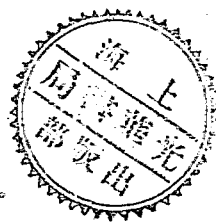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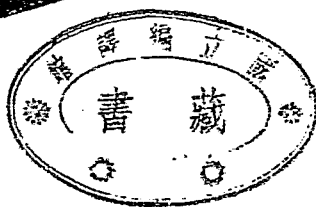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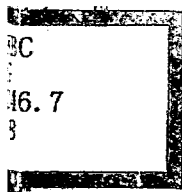


82
468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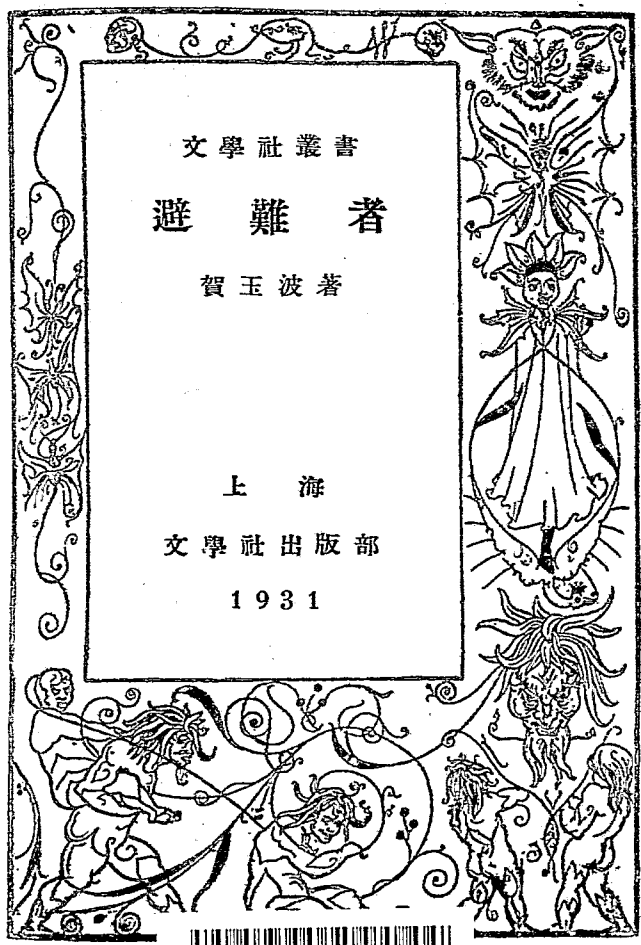
(31)

避難者

賀玉波著



MG
J246
248



3 1761 2353 1

64

8367

815 857
4614

目 錄

軟 禁	1
恐 怖	31
逃	55
避難者	83

8367

815 857
4614

目 錄

軟 禁	1
恐 怖	31
逃	55
避難者	83

軟 禁

——

這是我回鄉後的第六天早晨。我還貪睡在床上未醒，胡君瑞和張其昌兩友便差人來請我，說要討論重大的事情。我的安眠雖然被擾，但仍懶懶地躺在床，以為他們是無事忙的，不必即刻去理會。可是心裏總免不了疑三疑四，到底是樁什麼機密大事呢？莫非是土匪和××軍打來了？莫非是他們之中有個忽然得了急症？莫非是釀出了其他的意外？頭腦裏東猜西想，然而畢竟不能得知是怎麼



(南)

我隨即坐起身來，穿着衣袴。不意胡張二君卻親自跑進我的臥房來了，他們的態度非常慌張，尤其是前者的臉色蒼白得令人吃驚。

‘什麼事大驚小怪的？’我仍然假裝着鎮靜。

‘趕快逃走！’

‘沒什麼緊要，’張君瞧見我的父母呆立一旁，故意改換口氣，但隨即在我的耳邊低語着：

‘據確實的消息，縣公署密令挨戶團局捉拿我們。趕快往女校去商議商議。’

‘忙些什麼？’我的父親焦急地問道。

‘一點小事。’我順口吱唔着。

我跳下床，慌忙地披上上衣，也沒結什麼領帶。忽從玻璃窗外一望，天空中正降着鉛絲般的雨。我只好撐了一把傘，跟隨他們蜂湧似地衝出了家門。

張君和我共撐着傘，雨點從旁打來，我們的衣裳幾乎完全被浸溼了。胡君埋頭吊在後面，活像一隻雨中的小雞。我們無心來瞧雨旁的景物，無心來

聽呖呖簌簌的雨水聲，更無心來思索逃走的方法。恐怖包圍着四周，我們目不斜視地往前移動。

‘偵探！偵探！’胡君驚叫着。

我回頭一看，果然有兩個人尾隨着後面來了。事情糟了，除加快步行的速度外，沒有他法。偵探跟追我們，越追越近了，我的身體便越抖越急了。離女校還有兩百多步光景，如果能夠馬上躲在校內去，也不乏條逃走的路。我不敢左顧右盼，像百碼競賽似地一直往前衝來。可是恰恰達到女校的門首時，那兩個偵探已從身後抓住我的肩膀了！啊呀！我無法抵抗，已經是個可憐的俘虜了！

‘幹什麼？’

‘什麼？哼！你還不知道？’

‘到團局裏去！’

‘放手，要去便去！’

‘放手？誰還和你講什麼面子！’

‘喂，漂亮些！走，快！’

雨水已經浸溼了一身，我不能顧及；雨旁的老

百姓驚視着，我也不能表白我的冤屈：只是被迫地往前奔走，像個被押赴刑場的死囚一樣。

啊前面是我叔父的住宅，他正站在門首閑眺。他向來看不起我，而我也從不相信他。可是，現在，我被團局捕捉了，還有什麼面目見他呢？我萬分羞愧，羞愧得不敢抬頭。只好俯視自己的雙腳，匆忙地踏破泥水往前直進。走過叔父的住宅，便能望見挨戶團局的門首。往昔我進那局門時，衛兵還要舉槍致敬，啊，現在，現在他們變得像幾隻猛獸了。不得已，我被擁進了團局；待走到辦公廳時，我回頭來，並沒有瞧見胡張二君，知道他們已經逃脫，只見那兩個逮捕我的偵探已經洋洋得意地向外面走去。

‘混蛋！你們瞎了眼睛，連我王振亞都不認識了！你們的隊長有什麼事請我前來，要客氣些，拉拉扯扯，成個什麼體統！嘿！’

辦公廳內只有幾個職員，他們除注視我外，並不理睬我。他們之中有個我好像面熟，但不高興去。

和他攀談。獨自氣憤憤地坐在凳上，頭腦裏覺得一陣陣暈熱，百般思索被捕的緣由；幸得神經還不大昏亂，內心時時警告自己不要慌張。既進了虎口，且慢慢地設法逃出。要怎樣便怎樣，拿出英雄氣概來，坐牢，受刑，以至於死，都要從容不迫地去領受。反正這世界沒有什麼公理，誰勝了，誰就是坐上客，誰敗了，誰就是階下囚。今天算我晦氣，被劣紳的爪牙捕來了，做了所謂囚犯，只好坐觀動靜，等候他們的處置。

‘你們的隊長呢？叫他快來見我！’

‘在他的房裏，請跟我來。’一個勤務兵指引着我。

團局隊長有兩個。第六隊隊長楊思敬是當小兵出身的。吳志剛便是第七隊隊長；是個什麼軍校的假畢業生。前年被縣黨部派到這局裏當政治指導員，現在榮升了隊長。他們兩人我都相識，尤其是和後者有相當的歷史。仗這點昔日的交情，大概他們會不得大擺其官格吧。我這樣打算了一番，便

走進隊長室裏來。楊隊長瞧見我，丟下正在閱看的公文，起身來迎接。他仍然是個樸素可敬的模範軍人。身體和昔日一般地碩大肥龐。像他這樣的人絲毫不足使我可畏，卻有一種令人樂於親近的氣概。他和我寒暄之後，開始鄭重地對我提出下面的警告：

‘有人密告你是亂黨，案情十分嚴重。照縣長的密令要即日把你押解到縣城去，不過我還相信你，不至於侮辱你的人格。暫且在我們這兒寬住一兩天，你自己要快快設法去託人救援。’

悶了一早晨的曖謎於今方纔明白了。我不但不怕，反而好笑。以爲這幾年的世界是愈變愈見動搖了，稍微有點血氣的青年在腐化的社會上難免不受冤屈。許多許多的友朋被軍閥妄加罪名而被誅了。許多許多的青年同胞被萬惡的土豪劣紳謀害了。像我這樣庸碌的人，能夠苟全性命於亂世，已經是萬幸。我自己覺得言語謹慎，行為端正，從沒有鬧過什麼亂子。常常以這點自誇於友好之間。

哦！誰料得到那殺人不眨眼的混亂時期雖然過去，在現在比較平安的時候，像我這樣安分守己的人還被人家誣害，加以逮捕，真會使人笑出眼淚來！

‘我不知道什麼黨不黨，在社會立場上說，我不會犯過任何罪惡，什麼政府也不應逮捕我。’

‘這我可不管，我只知道服從縣長的命令。’楊隊長的語氣卻由溫和變得有點強硬了。

他反正是個沒多大知識的人，我不屑與他爭論。隨即走出隊長室，慢步移往辦公廳來。我一壁徘徊，一壁想着從前的事。我曾在北洋反動軍閥的勢力之下做過很急進的革命運動；曾百折不回地組織同志，預備作革命軍的內應；曾被北京政府通緝，曾落魄在異鄉。我的奮鬥犧牲已經很夠了，但是，我們的國家呢，仍然混亂得像一堆新剝的爛皮！軍閥仍然像瘋狗般地在熱烈地狂噬！我拋棄國民的責任，墮落退縮，回到了這腐敗的故鄉，只想暫時安息一下。誰知道，唉，竟變成了反革命的囚徒！要不怕被人家誤解竊笑，我真地要痛哭一場。

呢。

過了片刻，楊隊長請我吃早餐。我被排列在首席，他坐在我的近旁，其餘的便是排長和職員。隊長請我吃酒，我拒絕了。菜蔬雖不見豐美，卻還不差，但不知什麼緣故，我連一盤飯也吃不下，只得託詞退出席間。

‘王先生，我們都是熟人，要隨隨便便。你可以在局內隨意走走，疲倦時在龍排長室裏躺躺。這點事情，據我看來，多半是被人誣害的，不久總會水落石出。’隊長一壁吃飯，一壁安慰我。

‘幸得隊長知道我的底蘊，不然，那就遭透了。’

‘唉，現在的世界真壞，像王先生這種讀書人也要吃冤枉官司。’一個鼻上生着紅斑的人從中插道。

‘只有前清的讀書人纔高貴，啊，現在，讀書的不值一文錢。’

‘可憐，自革命以來，不知冤死了許多青年讀書人。’

‘也難怪，青年人什麼不好做，偏偏要做什麼亂黨。’

我不高興和這羣知識淺陋的糊塗蟲談論，獨自躺在龍排長的床上納悶。我用紙團塞住雙耳，閉緊眼睛，幻想着瞬息間便要展開的險惡情境。今日下雨，或者不至於押解到縣城去，明日就說不定了。怎樣押解法呢？用麻繩綁着我，或是讓我自由行走，前後夾着團兵呢？呀，進縣署時又是怎樣的情感呢？監牢裏到底是怎樣的世界呢？種種可怖的景象將我暫時埋藏於昏迷中。

二

睡也睡不着，彷彿是暈船，又彷彿是酒醉，我沒法只得起身，伏在桌上寫信。不論商會整理委員會主席，街區區長，大紳士，只要是我認識的，都給他們各人去封信，請求援助。雖然他們向來慣於錦上添花，想來對我這個無仇無恨的人，或者不至於

坐視不救，至少也可從旁講幾句公道話，未嘗無益於我。此外又給胡張二君寫封暗號信，要他們暫時避避鋒頭，並請求營救。後來，爲了外援計，又擬了三個電報稿，預備打往上海南京以及省政府主席。我雖不便直接和政府機關通電，多少總有點瓜葛，間接地乞救，也不無相當的功效。案情是要一天天趨向惡化的，若不先爲預防，屆時就束手無策了。

經楊隊長檢查的結果，信是準我寄了，電報則無須費事。吳隊長已經回了，他走來勸我說電費很多，而且案情並不重大，不必小题大做。我雖然聽信了他的話，但從他的語氣中探得了一線生機。楊隊長說過這事很嚴重，他卻說不關緊要：這點未免令人有些疑惑。於是重壓着的心漸漸鬆弛了。

環境很使我苦悶，眼簾裏除些不倫不類的丘八外，就是些紅紅綠綠的千篇一律的標語，和壁上倒掛着的槍枝，以及桌上堆着的什麼軍人模範，步槍射擊法一類的書。時時有一兩個藍軍服的團兵背着槍從辦公廳旁邊進進出出。一切都是腐敗，一切

都蒙上濁色，找不出半點事物可以舒服我的心懷。

我無聊極了，只好請勤務兵給我買來一廳香煙，不斷地狂吸，瞧瞧那裊裊的白煙，也可以令人暫時忘卻苦惱。

不久，我的妹妹從家裏來看我，她紅腫着的眼皮裏尚殘留着淚水，默視着我，不發一言。我對她說，勸父母寬心，這件案子總會明白的。我又探詢胡張二君的情形怎樣。她回答他們已經冒着大雨進縣城求援去了。末後我叮囑她要時時進來看我，藉以傳遞消息。正在這時候，楊隊長忽然走來，經我的介紹之後，方纔認識我的妹妹。他隨即提議道：

‘王先生，我想派人同令妹一路前去，到府上視查一下。如果沒有可疑的文件，我決定給你做個擔保人，與縣長回個呈文，在文字上可以幫忙。

‘隨便吧。’我想反正他們搜不出什麼證據來，便這樣承認了。

妹妹已經領着一個書記和一個團兵去了。只剩下我一人仍然獨自坐在淒暗的房中。想想他們

真是庸人自擾，且看又鬧出一幕什麼滑稽劇來。真的，混他們的蛋，我犯了什麼大罪，家庭也要被他們檢查，豈有此理！嘿！證據，證據難道會從天空中掉下來不成？敢發誓，我若畏懼他們去搜索，真不算人！但也暗自耽心，恐怕他們立意謀害我，乘機捏造假據，這却是難於防備的。

幸得檢查的結果平安無事，除拿來幾封我從上海寄回的家信外，就只有兩張和書局訂的合同，不僅找不出××黨的證據，就是連一句批評時局的文字也沒有。我所預料着的險惡景象卻無從發現了。因之，我的心也比先前稍稍舒暢些。

夜晚我躺在辦公廳內的竹床上，翻來覆去，總是難以睡覺。只聽見房裏熟睡着的排長們和廳旁的丘八們老是吼吼地叫個不休。舉眼只瞧見煤油燈的光輝悽暗得令人發顫。雖是細雨霏霏的夜晚，廳內還有幾個啞蚊時時叮着我的皮膚。我只得蒙上棉被，緊閉着眼睛求睡，可是腦海偏偏和我爲難，百無頭緒地幻想着。明天晚上不知身在何處；

還能像今夜舒服地躺着嗎？將來不會受拷打嗎？
呀，如果苦打成召時便又怎樣？判有期徒刑，不，甚至
是無期徒刑；不，甚至是死刑！可不是，有幾個判
決死刑的囚徒當真犯下什麼應死的大罪呢？現在
的世界，青年被人冤殺不是稀罕的事。如果，真地
將錯弄錯，糊塗定下我的死刑時又當怎樣呢？臨死
前痛呼一陣反抗的口號麼？或是大哭着冤枉麼？…
…啊，愈想愈可怕了！

這是我生平最難過的一夜啊！興奮得欲裂的
頭腦偏不顧及我的死活，總是無往而不去地胡思
亂想。我小學生活的天真，中學期間的快樂，大學
時代的發奮，進社會後的奮鬥，革命，犧牲，以及流
浪等情形都連貫地在眼前閃爍。悔不該冒昧地跑
回故鄉來，說不定性命就這樣草率地斷喪在反革
命者的毒手之下了！我那老弱無能的父母妹妹呀，
我半點責任都沒有盡，難道就這樣永別了嗎？我那
知己的友朋呀，你們瞧瞧我是多麼地懦弱啊！唉，
死，死，我不寒而慄！……

噹噹。格格格兒，格格格兒 距離天明只有兩小時了，可是我仍然睜大兩眼，輾轉反側地歎息。夜間是漸漸地縮短了，我的恐怖卻漸漸地增加了。我忽地自己雄壯起來，以為坐待死期乃是弱者的醜態。我要反抗，拿我的全生命去反抗；誰壓迫我，誰便是我的仇敵，應該和他去決鬥。否則，便要逃走，原來逃走也是一時應變的上策啊。想着想着，我竟坐起身來。逃走的路徑最好就是廳外的廁所。一踰過短牆，便到了隔壁的後園。再從屋頂翻過去，即可下落街心，趁天未亮明的辰光，偷渡過豐水，一直經過新州，跑往常德去。這樣，我便獲得了生機。決定主意後，我悄悄向地廁所踱來，回頭望望，恰好沒人驚醒。先且小便一下，暗候動靜。什麼步聲也沒有，只聽見由辦公室內傳出的微微的鼾聲。我攀着廁所的橫梁，將身體輕輕一躍，已能瞥見短牆外的園場。這時暗暗的天空尚飛着毛毛雨，夜寒帶着恐怖像箭頭般地刺襲我的心房，身體因之顫抖得非常厲害。一個不小心，我竟叭統一聲落

下地來！幸喜不曾跌倒在糞缸裏。駭出一身冷汗，我再無勇氣逃走了。低頭慢慢地仍舊走回辦公廳。悔恨自己剛纔的行爲未免可憐而可笑。倘若我正在逃走時被衛兵發現，馬上就要吃槍彈了。即或微倖逃得出去，從此弄假成真，自己惹上一身嫌疑，永不能故回鄉了。後來我譏笑自己太小孩氣了，本無半點危險，卻要自尋苦惱。沒法，我只得像死屍般地躺在竹床上，希望見着曙光。一直到晨興的喇叭滴滴都鳴着的時候，我纔迷迷糊糊地得到片時的安息。

三

上午八九點鐘的時候，我的父親走進團局裏來看我。他的臉色很難看，眉間比平日蹙得更緊，從他那沒神彩的眼珠和深深的皺紋看來，可以推知他胸裏無限的憂戚。我這個不肖的兒子覺得十分難過，低着頭微微地歎息。他老人家不但不責備

我，反以好言安慰。又說胡張二君已經在縣城探得了案情的真象，大概是市上幾個劣紳的詭謀，不過現在沒有調查詳盡。又告訴我縣黨部湯常務已向縣長疏通，此案不日便可了結。末後他要我引他去看楊隊長。他一進隊長室，便對楊隊長下跪。楊隊長含笑把他扶起來。這時我卻呆立在一旁，悲憤的情景幾乎使我痛哭失聲！父親首先感謝隊長對我的優待，次則懇求他還要援助我。他很謙遜地承認了。隨即又將縣長的密令拿出，給我們閱看：

豐縣縣公署密令

右令豐縣挨戶團局第六隊隊長楊思敬
查前有亂黨嫌疑犯王振亞胡吾瑞張其昌林
成等從上海回縣意圖活動勾結煽惑反動宣
傳着即將該犯等嚴拿解署此令

豐縣縣長余澤民

中華民國十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啊呀呀，罪名太大，難以承受。我的小子一向

在外求學，安分守己，隊長是很知道的。這次被人誣害，求隊長特別維持維持。

‘當然，當然。我們不替地方上的好人伸冤，還幹什麼呢？我今天打算給縣長去個呈文，說明此案經過情形，已經派人搜查，毫無不軌文件。我想縣長不日便會下令消案。最好請你老人家先具個保稟前來，只要有商會會長街區區長作保，我們這方面也可以通融辨理，將令郎先行釋放。’

我的父親謝了隊長，急忙告辭走出，臨行時他勸我千萬要忍耐。我已經氣憤極了，簡直不知怎樣回答纔好，一屁股死釘在竹床上，瞧着我那可憐的父親蹣跚地往外走去，我的心真像刀割一般。他一生為人正直，知規守法，從不曾低頭求人；可是，他在年老時反爲了我這個無用的兒子向他人下跪乞憐，他那衰弱的心靈是多麼地悲痛呀！想起我的父母竭盡全身之力來愛護我，使我受過完滿的教育，此時不僅不能代他們勞作，反而使他們受了拖累，我眼眶裏飽含着的酸淚竟忍不住下落了。

不知什麼緣故，在悲憤之餘，我總回憶着昔年回故鄉時的情節。曾記得一九二六年暑期，我從北京歸來，受盡了故鄉人士的歡迎。不久革命軍的勢力達到了我們的市鎮，我曾和胡張二君投身革命運動，竟賺得本市先覺者的榮譽。兩年後我再從上海歸來，胡張二君已經是市上的紳士了。藉他們的勢力，我提倡創立報館，雖是一連籌備了半年，却被其他劣紳破壞，竟不能成功。後來，我只好隻身再做外鄉的漂泊者。去年十月，胡張二君忽被劣紳擠倒了台，也作了海上的旅客。談及那時的故鄉已經糟得不成樣子了：劣紳，流氓，地痞混進了地方機關，大施其魚肉良民的技倆。當時我們憤恨非常，都有種刷新故鄉的意志。到了今年春季，胡張二君因生活困難先後歸鄉，而我也於七月因事回家。過去的教訓使我們灰心，大家決定都不作任何活動。除私人聚會外，不訪問地方紳士。可是謠風甚熾，說什麼我們要打倒商會整理委員會呀，什麼打倒學務委員呀，什麼驅逐女學校長呀。

這班作惡的劣紳自己恐嚇着自己，我們却很大意，不去理會。誰知道，在我回鄉後的第六天，正是商會改選的日期，我便被挨戶團局軟禁了。我半點活動都沒有，他們却把我看作重大的政治犯。我們從事革命運動多年，不幸這次偏偏受劣紳的陷害，妄加以××黨嫌疑犯的罪名，由此可見故鄉腐敗的一斑。

早餐後，我苦悶得難過，一時不能自由，外面的消息又不容易探知。家中情形不知是怎樣地混亂，父母又不知是怎樣地着急，胡張二君奔走援助的情形又不知有什麼結果？外面一般人對我的輿論怎樣？我簡直被這種難以逆料的問題鬧得昏迷極了。一連吸了幾支香煙，口裏只覺得苦澀，胸間仍像橫躺着一塊石頭。我無聊得沒法，只好和龍排長以及其餘的兩個職員抹了八圈麻將，結局我輸去十多元。可是我的煩惱並不見減少。我急於要出團局，便去見兩個隊長，恰巧他們都出去了，氣得我獨自躺在竹床上不住地歎息。

氣候熬得厲害，我只得換了寬舒的襯衫和短褲，坐在辦公廳的門前蔭地上納涼。一個製服破舊的團兵從後面兵房裏前來，也坐在我的近旁休息。他滿臉熱汗，身上蒸發一陣陣令人作嘔的汗臭。

‘你貴姓？當弟兄還是當官長？’我問他。

‘姓尹，當班長。’

‘班長？多少錢一月？’

‘十二元。’他瞧了瞧我，繼續說道，‘雖有這點收入，却很不夠用，家中大大小小五六口，現在的米糧又貴，真真難得過活呢。’

‘近來不忙吧？’

‘不忙？簡直忙死人了！亂黨從北方打來，聽說已打進了石首，公安，離這兒只有一兩天路程。所以非常戒嚴，我們在街上放哨巡查，幾夜沒有閉過眼睛。’

‘你們真辛苦，可憐得不到好待遇！’

‘哼，待遇！前次我班裏有兩個弟兄夜間在觀音橋放哨，不幸被對河過來的土匪刺傷了，將槍枝

奪去。抬回局裏來時，一個當時因傷重死了，其他一個還好是輕傷。我們只望這個沒死的弟兄或者可以有幾天休息，誰知道，唉，第二天天還未亮勝的時候，便被隊長鎗決了。罪狀是防守不嚴致失槍枝。我還背時，受了連累，捱了一百屁股，留下許多傷痕。他說後，手拍了拍自己的屁股，兩隻長久被酸淚浸過的眼睛死死地釘着我。

我回答什麼呢？什麼話纔能安慰他這個可憐人呢？爲了一家人的生計，他不顧死活地纔投身在團局裏來，可是仍脫離不了窮苦，只飽受了虐待！不知怎樣，我的話題又轉變了。

‘本市也有亂黨嗎？’

‘沒有。唉，去年有個姓伍的學徒，有人密報是亂黨，是我領人捉來的。後來押到縣公署，到後被槍打了。天呀，誰知道他並不是真正的亂黨呀，却是很守規矩的青年。原來是被紳士湯仁民設計謀害的。湯仁民冤殺這個人後，還故意牽連了許多青年，後來他因劃共有功，自己運動，做了挨戶

團局主任。可是天理昭彰，不久他又塌台了。到現在，我還很悔恨，自己竟給人家做了劊子手，殺了個好人。我長到四十多歲，只做了這件虧心事。

‘現在換戶團局主任雖然取消，卻又多添了個隊長，你們難免不做他們的劊子手。’這句話到了唇邊，卻沒有說出來。

將近初更的時分，楊隊長纔醉薰薰地回到團局來。他告訴我商會已經選舉完功，商會整理委員會的程樹勳朱鶴三兩人正式就了正副會長職。又說今天商會上很鬧熱，夜晚還唱了堂戲。我不聽到這許多話還可，一聽到了，反增加一層怒氣。那般劣紳爲了運動商會會長，不惜妄加我們以××黨的罪名，現在奸謀已經實現，竟忘記了我這個在軟禁中的無辜青年！

‘楊隊長，我今晚再不能忍耐了，非出去不可。’

‘程會長和朱副會長正在給你設法，請你忍耐一下。’

‘他們再不謀害我，已經很夠，不必他們費心。

‘他們謀害不謀害你，我怎麼知道？’

‘不錯，你或者不知道，但已經做了人家的工具！

‘豈有此理！’

‘哼！你們真豈有此理！今夜非出去不可！看你把我怎樣！’我拍了拍桌案，這樣怒叫。

不行！’他果決地回答。

不行？哼！你有什麼權力？’

我帶怒走出隊長室，正想要衝出辦公廳來，恰巧遇着吳隊長。他勸我不必生氣，既進局裏來了，不妨多住一兩天，事情馬上便會了結的。又說這事怪不得楊隊長，手續沒有弄清，他是不能隨便釋放人的。經過他一番婉言的勸解，我的怒氣漸漸消滅了。我承認今夜暫且忍耐一下，明日無論如何，是非出去不可的。

吳隊長勸楊長去了。剩下我一人躺在竹床上，盼望早早睡覺，好忘却這種令人難堪的環境。

四

第三天我的精神比前兩天舒服得多，因為不久有恢復自由之可能，不過有點手續沒有辦完。我私自慶祝自己馬上便可脫離危險境地，把三天的軟禁只好看作午夜的惡夢。夢裏的一切恍惚現象且等待日後去回憶，或許得到一點有益的教訓。在軟禁期間，我的心理變化簡直是隨環境與時間為轉移。頭天我惶恐得不知所已，以為自己當真不知不覺中犯下了什麼大罪。晚上失眠，彷彿即刻便會遭殺身之禍的樣子。第二天我只有滿腹的忿怒，先前連話也不願多說的，卻和人隨便接談起來，而且和楊隊長爭吵，希望早早出去。這天不但毫不着急，反而覺得寄住在挨戶團局比任何地方還安全。門前有團兵守衛，裏面不時又有人梭巡。不僅沒有土匪，就是那素以凶悍著名的××黨也怕難以攻打進來吧。危急時，我還可以隨便拿了壁上的連槍

自衛。哈哈，我讚美這個世界，在混亂如夢的中國，居然能找到這個十分安穩的世界居住，真是幸福。所以我曾幾次三番地對楊隊長說，我願借這個地方歇暑。他每次聽了我的話，也忍不住發笑起來。

午后蘭女士跟隨我的妹妹來看我，這真是出人意料之外的事。蘭女士我有兩年不曾會過她，老實說，心裏很不願瞧見她。可是，巧極，在我被難的時期，她偏偏前來看我。怎樣接待她呢？說些什麼呢？天呀，我簡直受窘了！因為她已經嫁了人，而且她的丈夫偏偏就是吳隊長，我躊躇着不知怎樣稱呼她纔好。只得嚥着嘴巴，給她一支香煙，不知何故，我的手指竟發抖了。當我的指頭微倖地接觸着她的手掌時，我竟萬分傷感起來。

我正在開始回憶往事，不妨妹妹卻對我說明蘭女士是為告訴案情的真象而來的，自從我被禁後，她每天去安慰我的家裏，並且自告奮勇地為我調查，設法營救。我定了定神，纔對蘭女士表示謝意，然後詢問真實的情形。她說她是從吳隊長方面

探聽出來的，大概是這樣：商整會的程樹勳和區長宋鶴三聽說我們有推倒他們的意思，恐怕破壞選舉，所以預先計劃妥當，以六百元現金賄賂縣黨部宣傳部長武育進，貫通縣長，纔能辦到那紙誣害我們的密令。他們的意思是指望把我們趕走的，不料我們不但不走，反而要查出他們運動選舉的弊端以及其他惡蹟，而且加以攻擊。於是，他們纔議決來軟禁我；其所以不逮捕胡張二君的緣故，是讓他們自己逃走的，二來也恐怕事情鬧大了，難於收拾。至於林成呢，因為宋鶴三和他有交情，暗地把消息洩露了，並且囑他避免，所以未曾被捉。末了，她又說經縣黨部和財政局長彭起鳳斡旋的結果，縣長已下了撤消前案的命令。我聽了這種經過情形，恍然大悟，忍不住笑了起來。他們這般劣紳未免太慎重其事了，像我們這幾個手無寸鐵的青年，怎麼有破壞他們的可能。他們把我們誤會作市上的重要人物，竟拿出這毒辣的手段來，除苦笑外，我沒有什麼表示。

無意間，瞧瞧蘭女士，我又回憶起兩年前的往事。在胡君瑞長女校的時候，曾舉行過幾次遊藝會。一次他請我作遊藝會主任，編劇導演也是由我負責。記得所演的劇有齣叫做‘刀俎魚肉’，是描寫日軍攻佔濟南時中國民衆的慘狀。蘭女士便飾這劇中的青年主角。她的一顰一笑都使我感覺歡喜，心裏從此便有點愛戀她的樣子。有一次，她曾請我代繪斯堪地拉維亞半島的地圖，我當時很樂從地繪成了。後來有人告她有××黨嫌疑，也是我極力在縣黨部担保的。從此戀愛的謠風便造到她和我的兩人的身上來了。不過那時，我確實非常愛她。

誰知道那吳志剛（那時他還是指導員）卻暗地愛上了她，便設計排擠我，催我離開故鄉，此外還給我妄加一身××黨嫌疑。於是，他又用些計策，把她騙成妻子了。自從得到這種消息後，我曾發誓不再見她，心坎裏只好暗蓄着無限的傷感。不料現在她卻出現在我的身旁了，而且從她丈夫處查得誣害我的原告人，對我宣佈。她公然和她丈夫

的意見相反，將劣紳的詭計暴露出來，而且還替我奔走呼號。我應該要怎樣地感激她啊！

她的面龐仍然和往昔一般地豐潤潔白，性情仍然和往昔一般地天真，心兒仍然和往昔一般地忠誠，但是，可惜，可惜我歸來太遲了，她已經做了他人的妻子了！我這個失意的人在危難的時分竟承過去的愛人不棄，賜以訪問和慰藉，也算是幸福的了。因此，我不但不痛恨劣紳，反而感謝他們意外地造成她和我見面的機會。我應讚美，讚美這個不易降臨的危難。

蘭女士和我妹妹走出圍局，臨行時，前者還說明日再在我家裏去看望我。多麼令人雀躍的預告啊！我願即日恢復自由，好和她暢談別後的苦衷。

將近黃昏的時分，我的父親已將保稟具好，送交楊隊長，於是，我的行動便獲得了自由。也許是爲顧全臉面計，我讓父親先行回去。等到那神祕的夜晚把大地一切醜惡統統遮掩了的時候，在友人慶賀的劈拍劈拍的爆竹聲中，楊隊長親自卑躬屈

節地把我送出挨戶團局，分別的一剎那，他還嘮叨嘮叨地說了許多請求我原諒的話。可惜已經是枉然！

行了幾步，我回頭一望，那挨戶團局門前圍滿了看熱鬧的民衆，幾個乞丐似的衛兵簡直呆若木鷄，彷彿不知所解的樣子。回憶我這個無辜的青年被劣紳以六百元的賄賂，竟過了三天軟禁生活，嘗過了辛酸苦辣各種稀奇滋味，我不禁啞然失笑。

一九三〇，一〇，一七，作於上海。

恐怖

胡君瑞因財政局長的介紹，被駐紮在豐縣城裏的游擊司令章勝委爲政治部主任，當天他便到縣城就職去了。前天下午，他回到市上來看我，要我做政治部秘書，我當時沒有什麼表示。昨天他又上縣城去了，一連搭來幾封信催促我火速就道。我沒法，只好今天往縣城走一趟。

誰知道，一到游擊司令部，胡君便引我去見章司令。過了許久，他纔從樓下的大煙密室裏走上來。他的像貌並不像位武官。從他那矮小的身軀，

面瘦的，顴黑的面孔，和上唇一筆豬鬃似的鬍子看來，活像個商店裏的夥計。如果說他懂得什麼軍事學，或者說他能夠治軍，我死也不會相信。但我還很客氣地和他點頭，談話的態度特別謹慎，因為在階級上認他是我的上司。

‘王同志，好的，在我們這兒做事，歡迎得很。我們在此地的部隊有一團，兵士的紀律很好，我敢說這句大話。關於政治部的事務，我完全外行，要仰仗你們。’司令官的說話粗糙得像老母鴨的叫聲一般。

‘我們當然盡力於職責。’這是我們簡單的回答。

‘政治部需用什麼東西，可叫副官去買。有什麼事只要對我說一聲，就有辦法。’

胡君和我隨口咬唔一下，便到政治部辦公室來。所謂辦公室不過是間破舊不堪的房屋，壁上殘留着許多下級軍官所寫的歪詩。大方桌上糊了一層白紙，就是我們的寫字台。除幾條長木凳外，什

麼也沒有。

胡主任草就了幾種標語底稿，要我規定付印的格式。我隨便畫了幾種花樣，交給劉副官去和石印局交涉。梁黨務幹事呢，只寫了幾張臨時應用的標語。我們的工作大概就這樣完畢。於是大家便談笑自若起來，好在我們都是自家人，談話也不拘束什麼。有的說司令官簡直像個聽差，樓上跑到樓下，樓下跑到樓上，不知忙些什麼。有的說他的大煙癮不小，時時刻刻要下樓去吸。有的說他每餐飯必定喝酒，酒後便亂發脾氣，騰吵一頓。我呢，却默然無言，耳朵裏聽着他們絮語不休，心裏已經在胡亂思索。

一個副官送委任狀符號給我。啊，多麼赫赫威靈的頭銜呀，少校秘書！那長方形的黃邊白地一朵黑花的符號多麼神氣！於是我把袖釘在洋服左旁的小袋上，可是心裏不知怎地反感到一種悲哀。

純潔的青年啊，你不幸已經沾污了。平日你的志氣是多麼地偉大呀，唉，現在，公然不顧一切

給人家做走狗了，而且是給萬惡的軍閥做走狗！你真羞愧！往日人家曾經無理地壓迫着你，逮捕着你，軟禁着你，現在你就算自強了吧？你從此便可以欺服人家，報復人家吧？你父母教養你一世，難道教你給橫蠻的丘八做爪牙的嗎？

我是這樣地自責，深悔不該踏進軍隊裏來。可也是也是種無可奈何的辦法啊！劣紳們不是還在大施其餘威，設計陷害我們這幾個無辜的青年吧？政府能夠保護我們，社會能夠援助我們吧？不，一點也不。何處是我們的歸宿呀？唉，真傷心，無路可走，竟被逼迫而誤入歧途了。

一直等到我們走出司令部，回到梁幹事家裏來的時候，我的傷感仍然存留在腦際。

（一九三〇年八月十五日）

二

早晨八點鐘，胡主任，梁幹事，和我三人到司

司令部辦公去。我們並肩走着，兩旁的鋪店早已開市，窄狹的街上只見黑壓壓的人頭在浮動。我們從人叢中穿過，像感受電流似的，許多人都注視着我們（這也難怪，在這樣偏僻的縣城，幾個洋服的時髦軍官是容易惹人驚異的）。我實在有點感覺羞愧，暗暗地把符號完全插進口袋裏去，以為自己並不是個軍官，不過是個他們的朋友罷了。胡主任和梁幹事若無事然，一直往前直衝，步伐恰巧整齊一致，累得我們後背的兩個裝樣的勤務兵忙忙地追趕着，越發令人注意。

快到司令部時，我又暗暗地把符號從口袋裏抽出，露出那一條黃邊；而且把胸部越發挺出，裝作一種驕傲的神氣。經過司令部門首衛兵舉槍致敬的那一刻，我是多麼地愧恨呀！你這個毫無作為的青年，只知道在被壓迫的窮苦兵士前擺臭架子！

我們去參見司令官。他命我起草就職通電，要照他的意思對省政府方面吹噓一下。我問他是用政治部的名義或司令官的名義。他答政治部初成

立，還未呈報師部，當然用他的名義爲妥。我便感覺這種奇怪，司令部的祕書長不知幹些什麼的，這樣重大的通電，司令官爲什麼不叫他去起稿，却物色到我這個政治部的小祕書來了。我不高興多問，他既然要我起稿，就起稿，難道那種臭爛的文章還做不出麼。

胡主任請了假回要事市去，叫我代理主任的職務。我是不成問題地承認了。於是辦公室裏除梁幹事和我外，只剩個不足輕重的宣傳員。他毫不識趣，一味纏着我們瞎說。我不大高興理會他，只伏在桌上草通電稿。後來，梁幹事也厭煩他起來，便命他到街上去貼標語，這樣，我們纔覺得安靜一點。

午后，我把通電草稿交給司令官。他一壁審查，一壁稱讚。我却不自在起來。瞧見電稿中的什麼‘第一團已開駐豐縣，二、三團亦正在向豐縣集中……人民安睹如常……’這類詞句，我自己良心上竟受着嚴重的責備。其實，章勝有什麼本事呢？他自己一兵一卒都沒有，只靠第一團團長覃振武

的三百多枝槍做基本。要不是覃團長的叔父和他相識，他真不能成立這個司令部。其餘各團也不過是虛張聲勢，大部分是團防和土匪，隨他有多大本領，也不容易收編攏來。想到這種實情，我覺得自己給人家做了工具，而且作了欺人自欺的勾當。爲着一點虛榮，我便不顧人格去胡幹，真是可鄙！

夜晚，我在朋友處走走，得到一個驚人的消息。這就是縣挨戶團局已從四鄉把團兵統統調回集中縣城，只要等到省方回電，便着手解除章部的武裝。覃團長早已看出奸計，一到黃昏時分，便把軍隊開出城外，免得被他們暗算。據說縣挨戶團局因爲章司令從前是個土匪，而且所收編的隊伍又是他縣的團防，基本定不堅固；又因爲他一進豐縣便向財政局催逼軍餉的緣故，纔暗地立下這種於必要時解除章部武裝的計劃。

於是，我纔明白胡主任回市去的動機。他這人未免自私自利，於危急時把空帽子給我戴上，難道是要我替他受死不成。這一夜，我不敢回到梁幹

事的家裏去，只好祕密地在親戚家裏借宿。

(八月十六日)

三

上午經過縣正街時，我瞧見一隊隊的荷着槍的灰色動物從城外操場回來。他們這種服裝襤褸的囚犯似的東西公然神氣十足地在鬧熱街市上橫街直闖，那種不整齊的步式簡直令人笑落下巴。他們一串串地被押回牢籠——挨戶團局——裏去。附近擠滿了看熱鬧的人，有許多帶着驚恐的神色。我心裏不覺奇異起來：固然，章司令的實力雖不見充足，可是像這種老弱的大煙鬼似的團兵也不容易壓制他的部隊。爲什麼挨戶團局主任偏不自量定出這種和駐防軍衝突的計劃來？難道他們一旦和駐防軍動武起來就不顧及驚弓之鳥似的老百姓麼？啊，這裏面的真象到底是怎樣，我難於揣測出來。簡直是個悶葫蘆！

到了政治部辦公室，我仍然是驚疑不定，更無心去理那百無頭緒的事務。只想馬上離開這個危險的境地，依舊回復我那自在的小百姓的原形。給軍閥無條件地做了走狗，還要受驚駭，真不合算。生命是寶貴的，誰願意白給人家犧牲？還是設計暫離開這個危機四伏的縣城吧，什麼也不用多多顧及。

午飯後，我託故去向司令官請假，幸得准了。像無期徒刑的囚犯越獄似地我衝出了城門，自慶重復獲得了自由，再無生命危險了。我乘小火輪回津市來，三十里的水程，只費個多鐘頭便到了。深恐被人瞧見，我埋着頭走回家來，但不幸，在路上偏偏遇見幾個不相干的人，他們都慶賀我的官運。這種譏諷真使我無法迴避。

回到家裏，我又受盡了父母的責難。他們兩個佬罵我不服從上命，把個人的生命和全家的幸福拿來做兒戲，要做這個什麼背時的官。我雖然解釋，這不過是權宜的辦法，不久便要另闢途徑的，可是

仍然沒有效力，他們吵鬧得不稍休止。

沒法，我只好躲避一下，暫且往街上溜躑溜躑，等一會再去找胡君瑞，因為我還不會決定到底我辭職不。湊巧，我在路上遇見了他，於是兩人一道去拜訪紳士楊占魁，探聽探聽市上政局的消息。沿路，他告訴我劣紳非常畏懼我們，商會會長出門時帶着四個佩連槍的馬兵，還有他們和市上的挨戶團局主任勾通，嚴加戒備，反抗章司令的部隊來市上接防，並且還和縣城挨戶團總局互通聲氣以脅迫章部。我聽了這個消息，不覺毛髮悚然；想我們幾個徒手青年在先被劣紳設計謀害，妄加逮捕軟禁，現在被逼到軍隊裏去混事，又要受他們的嫉視；他們無端造出這種恐怖的局面，又想來謀害我們，這種行為可算惡劣已極。

我們到楊占魁家裏去看他，不料他却早已出外了。經過幾番尋找，纔發現他在市上大旅館三樓的一間房裏打麻將。陪他玩耍的有個我們相識，是從前商會會長，其他兩個完全面生。他們各人的後

背都坐着個妓女；他們一壁玩着牌，一壁談笑狎戲着。

楊紳士對我們說了幾句客氣話後，仍把全副精神放在十三塊竹牌上。胡君瑞却一聲不響地站在他後背看牌，間或和妓女們閒談幾句。我呢，實在感覺無聊，拚命地吸着香煙。在這種腐化的情景中，楊紳士被我輕視起來。他本是我們小校時的老師，一向對待我們還不差；以前在本地也沒有重大的劣蹟，一般劣紳都有些畏懼他。所以我也時常去看望他，遇着困難時便求他指教指教。今日看來，他也是個劣紳，和人家一樣地打牌，嫖妓，吸大煙；並且，據人家說，也曾舞過弊，刮過地皮。於是我對他的情感却從輕視而轉到憤恨了。要不是想從他口裏探聽消息，我真地不肯虛心下氣去和他敷衍呢。

後來，幸得胡君瑞對他暗地說明了來意，他纔要妓女代他打牌。我們三人便躺在大煙燈旁慢慢地談論着市上的政局。下面一段便是他的結論：

‘……現在亂世，正是青年出頭的好機會。要投身到軍隊裏去纔能抓到實力，有了實力纔能升官發財。不是嗎？省方正在苦於××軍，無力顧及遠縣的政治。所以縣裏和市上的劣紳雖然曾屢電省方，要求解散章司令部，仍然得不到滿意的復電，以至擱延幾天不敢下手。怕什麼，去幹就是。萬一有什麼變動，有我設法。’

我對他這番言論很不以為然，但胡君瑞竟被牠鼓勵起來了。他決定回到游擊司令部，繼續去幹政治工作，並且勸我也不要退縮，又要邀張其昌同去，以便早就政治幹事職。我雖然不曾明明答應他，但也不曾表示拒絕的意思。至於我對於時局的恐怖卻毫不因楊紳士的那一番言論和胡君瑞的慫恿而減輕。

不久，楊紳士仍舊坐在原位，把全副精神集中在寸多寬長的竹塊上。這房間只佈滿了俗惡的聲和色，這聲和色使我們不得不即刻退出。

（八月十七日）

四

清晨，胡君瑞，張其昌，和我三人坐轎子往縣城去。經過阜市街首畢家堤時，我們瞧見一大隊團兵沿堤梭巡着，經過此地的行人都要受他們嚴格的搜查。我們因為和他們的隊副相識，得以自由通行。不錯，這種事實可以證明市上的劣紳確已實行發動，預備和章部爲難。而章部之所以不能到阜市來接防，也就是因為他們阻礙的緣故。

抵縣城時，城門守衛的團兵比平日加多，對行人也是特別地注意。這種嚴重的情形和畢家堤的差不多。總之，他們團兵都已連絡一氣，對我們章司令的態度已經很明顯地表示出來了。可是這種軍團猛烈的暗潮總希望漸漸消弭下去，因為地方上已經感到很大的恐怖了。

到了游擊司令部，我們去參見章司令。胡主任把張其昌介紹給他。司令官隨意談了幾句客套話

之後，便詢問津市紳士對他的態度怎樣，次則問及豐縣縣挨戶團局到底對他作怎樣的舉動。我們相當地告訴他一部分消息。於是他命我們政治部派人和地方紳士去接洽，對於這種軍閥暗鬥的意見，應負責調解。算是義不容辭吧，這正是我們被他利用的好機會呢。

午后，胡主任命我個人代表司令官去辦理這種交涉。固然，我知道他是捱難而偷懶，所以纔使我負這種調解的責任；但我也不自怪給人家做做工具，因為地方上濃烈恐怖的空氣和十萬老百姓的不安完全靠我此行而消除的緣故。首先，我到縣黨部來訪問湯常務委員，照例，他不在。黨部裏其他負責的委員一個也找不出，只有幾個不關重要的職員。我的來意自然無陳明之必要。後來，幸得一個職員把湯常務委員的行跡指示給我。經過幾番艱難的尋問，纔在一個土娼家裏找到了他。一個姑娘正陪他躺在牀上燒大煙。

湯常務委員本是我中學時的同學，那時是個

很有爲的青年。後來他在省黨校畢業，纔被省黨部派到桑梓地方來主持黨務。他和我一向的感情也算不差，但自從他榮升之後，我便不大高興去連絡。這次受了我們司令官的命令，不得已纔去拜訪他。我之所以敢在土娼家裏見他，也是仗了昔日交情的緣故。

他對我表示慚愧，有幾分默認自己的腐化。我當然只好敷衍他一下，對他不敢稍加責備。

交涉的結果總算令人滿意。據湯常務委員聲稱，因為省城危急，省政府不願外縣多生擾亂，已電豐縣縣署及黨部，命其預防軍圍衝突，以維持地方治安。從這點看來，地方上總可以免除無謂的紛擾。末後他又告訴我另外一種不好的消息，就是縣西北的大堰壩已於昨夜被××軍佔領；駐防軍和挨戶團局又正鬧着意見，都不願派兵前去攻打，其實也是恐怕犧牲，不敢去攻打。這種新的壞消息，不消說，又能使地方上的空氣變得特別緊張。

（八月十八日）

五

司令官命政治部須預備一種告民衆書，在這幾天發散，爲的是想一壁調和地方上紳士的意見，一壁對省方敷衍吹噓，以便多領餉項。胡主任轉命張政治幹事起草告民衆書。他在良心上雖然不高興遵命，但不得不蹙着眉梢允許去幹。足足寫了大半天，他纔馬馬虎虎完稿。胡主任和我又把草稿審查修改了一遍，然後呈給司令官審查，最後纔交副官去付印。

當我們走出司令部回到梁幹事家裏去的時候，張其昌却沿路悔恨不已。他說這是第一次他做違背良心的事。他不該爲軍閥們吹牛：什麼‘……民衆武力……爲民衆謀利益……剿匪……’這類詞句簡直是掩耳盜鈴。我們的步隊何嘗是民衆武力？幾時爲民衆謀過利益？司令官幾時派去一兵一卒打過土匪和××軍？這完全是胡說八道虛

詐欺騙的勾當。末了，他又聲明他是個很純潔的青年，啊，現在給人家做了虧心事，怎不受良心上的責難呢？

（八月十九日）

六

今天天氣很陰暗。天空中的烏雲層層相疊地過去了一層又一層，彷彿象徵無數幕恐怖情景似的。瞧不見太陽，也不降雨，也不刮風，可是氣候却煩熱得令人難堪。

胡主任和張幹事又託故回津市去了。只剩下梁幹事和我兩人留在這座風聲鶴淚的縣城中。一到大街上我們便覺得情形不大對，民衆總是一團團地望着官廳安民的告示，或是幾個集在一塊打聽着××軍的消息。於是我要梁幹事先到司令部辦公去。我則獨自跑出西門外來探視。

挨戶團的兵士正在西門外的堤上挖着戰壕。

他們又在離城半里的地方，用城磚築起了一座高台。台上有武裝兵士守望着。附近的百姓早已遷徙一空，他們的住屋都已變成臨時的營房了。我探視了一陣，便轉回城來。沿路上我幻想着種種可怕的現象。大堰牆離城只有三十里，前天夜晚既被××軍佔領了，為什麼不見他們進攻到城下來呢？據說××軍歡喜殺人放火，不知大堰牆現在鬧成什麼樣子了，一片瓦礫呢，還是血流成河呢？但是只有這樣近的距離，為什麼沒有人說他們放過火或屠殺過許多人呢？難道那兒的人都殺盡了，沒有一個逃到城裏來吧？

經過縣黨部時，我走進去看看，沒有找到半個職員。問問門房，也難得探知他們的所在。大約他們是忙於抵禦××軍的工作，不然，便是臨難脫逃了。我又去尋找幾個紳士，不幸也沒遇着一個，想必也是逃之夭夭了。後來我只得走進司令部。到政治部辦公室來一看，梁幹事也不在。莫非他不曾來過，或是來過已早回家去了？許多令人不可解的驚

疑使我不能在這兒久留，我不得不即刻走出司令部。

不顧一切，我便暗地搭晚班小火輪回市去。抵家時已經是萬家燈火了。我不願去找胡張二君，這一夜，只獨自棲息在家裏，預想着明日又是一幕怎樣恐怖的情景。

（八月二十日）

七

我醒得很早，在上午五點多鐘的時候便下了牀。聽見家人說今天全市大檢查，斷絕交通。我到大門邊一看，果然不錯。門外站着個持槍的團兵，不到百步又是一個，如此連接下去，街市完全被他們佔領了。什麼行人也沒有，就是每日大清早從鄉下上街來賣小菜的農人也找不出半個來。平日囂嚷的街市現在竟變得非常寂寞，並且有幾分令人可怕的样子。

疑使我不能在這兒久留，我不得不即刻走出司令部。

不顧一切，我便暗地搭晚班小火輪回市去。抵家時已經是萬家燈火了。我不願去找胡張二君，這一夜，只獨自棲息在家裏，預想着明日又是一幕怎樣恐怖的情景。

（八月二十日）

七

我醒得很早，在上午五點多鐘的時候便下了牀。聽見家人說今天全市大檢查，斷絕交通。我到大門邊一看，果然不錯。門外站着個持槍的團兵，不到百步又是一個，如此連接下去，街市完全被他們佔領了。什麼行人也沒有，就是每日大清早從鄉下上街來賣小菜的農人也找不出半個來。平日轟嚷的街市現在竟變得非常寂寞，並且有幾分令人可怕的样子。

下后三點多鐘的辰光纔收場。街上守備的團兵統統撤了，行人可以自由通過了。可是鋪店都沒有開市，住家戶也大半緊閉着門。有許多人匆匆忙忙從街上經過，彷彿他們的心裏都充滿着緊急的事情一樣。隣人們集在一塊，無頭無緒地談論着，他們的臉色和語聲仍然包含幾分不安的神氣。

因為想探聽恐怖局面的真象，我換上一件老藍竹布長衫，裝個商家模樣，出外去走走。經過挨戶圍局門首時，瞧見三五成羣的男男女女從裏面出來，想必是由人作保纔被釋放的。我不便佇立在這兒，只得往前走去。一會兒不知不覺，我已到了輪船碼頭。我問過賣票人，知道往省城去的輪船從昨天起已不能通行。從這點來揣測，我疑心省城或許失陷了。

正當轉身要離開輪船碼頭的時候，我忽然聽見有人在我後方，仔細一瞧，原來是個稍識的朋友。經過一番詢問，纔知道他是前天從省城逃回來的。他告訴我省城的確於大前天被××軍攻陷，省

軍已撤退很遠。又說這次的戰爭很激烈，省政府的警衛團完全被××軍繳械；萬旅長和幾個團長也戰死了，一旅人統統變成了俘虜。末後，他又添了幾句，什麼沿途通行很危險咯，什麼抵聿市時因為檢查不滾起坡咯等等。他因為忙於搬運行李，便和我分了手。

我埋頭回走家來，心裏已經紛亂得不可收拾。省城離聿市只有五百里之遙，輪船一日夜可以直達。如果××軍進展迅速，不消說，聿市便危在旦夕了。即使他們不由省城進逼，而從縣城西北大堰壩侵來的××軍也能轉瞬打進。聿市的民衆已經是釜中魚，逃無可逃了。可不是嗎？北方的石首公安已被他們佔領半個多月，西方的慈庸是他們的老巢，南方的常德呢，聽說又有兵變，往東方去吧，因為省城失守也沒有逃走之路。

沿路上，我總是下意識地這樣幻想：故鄉啊，眼前便要沉淪了。地方上的團兵只是些豬豕，沒有抵抗××軍的能力；駐防軍呢，譬如我們章司令

的部隊也畏懼得如同老鼠，不敢爲民衆出力。不僅這樣，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團兵和駐防軍的暗潮還是愈趨愈烈！省城已經失守了，省軍當然不能援助寧市。中央呢，能夠派遣大軍前來嗎？哼！他們正在醉迷於那綿亙數千里經歷八九月的大戰啊！

回憶我們幾個無辜青年這次被劣紳逼迫，而失足到軍隊裏，是希望能夠將軍隊訓練成民衆的武力，不料這個我們生長的故鄉，也沒法把她支持下去，馬上便要毀滅了。我想到這些，不禁愧恨滿胸，無限的酸淚已經滾滾下流了。後來我忍不住這樣咀咒着：

‘故鄉啊，沉淪吧！偕劣紳，軍閥，污吏一齊沉淪吧！故鄉啊，毀滅吧！偕劣紳，軍閥，污吏一齊毀滅吧！讓一切美的好的犧牲在恐怖的毒焰中！’

（八月二十一日）

一九三〇，一一，一七，作於上海。

通

「喂！你來了，好。怎麼不帶個勤務兵來呢？」我一走進玉蘭的房門，她便笑瞇瞇地對我說道。

「不做官了，還帶什麼勤務兵！你沒有聽見麼。我的符號也沒有佩上呢？」我回答她後，一手把她摟抱在懷裏，目光死死地釘着她的小圓面龐，像是要吞嚥她的樣子。

「不認識我嗎？我是你的……」她說時，我已經把她那紅杏似的嘴唇用手心塞住，因為怕她笑罵占我的上風的緣故。

‘你是我的小平女兒。’我把她的臉畔擰了一下。

‘呸！你的娘！’她回罵着我。

‘算了吧。好，來行個見面禮！’我便在她那玫瑰花瓣似的脣上深深地吻着。

在一陣熱烈的表情之後，她又追問我棄官不做的緣故。我便告訴她近來時局怎樣地不安寧，在軍隊裏做事又怎樣地危險；我自己又感覺和那個牛擊（游擊）司令混在一起是多麼地無聊，而且以我這個無邪的青年給小軍閥做走狗這事於良心有愧。隨後她又問及我的朋友胡張兩君，我便把他們挽留我的誠意，以及我不得不暗地逃走的緣故盡情敘述給她聽。她以為我的行為不錯，對我點頭微笑。

玉蘭這少婦是我前幾天經朋友韓君介紹纔認識的。她是豐縣西鄉一個農夫的女兒。她父親的年紀雖近了六十歲，可是命運愈老愈壞了。以前他自己有幾石田，一年上頭自己辛辛苦苦去耕種，還可

勉強維持一家人的生活。有一年大旱，田裏乾枯得像北方古代的河底，農人們眼看很有希望的禾苗也不能栽插下去。自然，這年她父親一粒穀也不會有。加以縣署提前徵收錢糧，而且附近的土匪非常擾亂，那可憐的老農人索性把殘留下來的兩三石田賣了，還還債款，剩下幾百元，一家人搬在聿市來住。

聿市是個內地小商鎮，生活程度的提高卻比大都市差不多；不論日用貨品價值昂貴，就是一家三四口所住的房間每年租金總在百元以上。玉蘭他們這一家人在市上住不到兩年，生活上便感到很大的困難。於是她父親只好給商店裏當老司務去。而她自己和小弟弟也不能繼續在小學裏讀書了，不得不相幫老母親操理那艱苦的家務。好在她是農家的女兒，是過慣了勤苦生活的，在家裏便紡紡棉花，或是練練蠶絲，賺幾個錢也好貼補家用。他們就這樣在市上苦過了三年之久。

去年冬季，玉蘭愛上了一個趙姓的鋪夥。那人

是從省城裏來市上做生意的，和人家合股開一家綢緞鋪，自己也在鋪裏做夥計。不知什麼關係愛上玉蘭了。他們取得她父母的同意，也不經過結婚儀式，開始同居起來，趙某又在河街租個門面，開一家小雜貨鋪，要她自己經營。生意也還不錯，維持日用足夠。

今年春季，趙某不知何故逃到省城去了。玉蘭呢，卻沒有去找他，仍然經營這個小雜貨鋪。她丈夫去了半年，還不見返市來。據她自己猜想，他一時恐怕難得回來的，所以也樂得自由自在。閒暇時，她喜歡在市上走走，或者看看舊戲和電影。說也奇怪，不知是她富有引誘男性的魔力或是什麼緣故，總有許多男人跟隨她，和她吊膀子。她這個年近二十歲的少婦當然不免動心。於是，在她家裏去的客人便漸漸多了。我是認識她的韓君引去的，因為她自己是個雜貨鋪的老板娘子，如果沒熟人引去，恐怕得不到她的優待。我有時在她那兒打牌，或吃酒，她款待我很周到。所以我今天從豐縣

回到市上來，便首先來看她。

‘老王，你暗地逃走了，難道司令官不找你的麼？’她和我在床上躺了一會之後，忽然問我。

‘不會——不過我的朋友還在司令部做事，今天或許來找我的，所以我不敢回家裏去。’

‘那末，就在我這兒躲幾天吧。’

‘不行，他們能夠在這兒找到我的。’

‘今晚暫在我這兒住，明天再找地方不遲。’

‘也好。’我躊躇許久，纔答應她。

二

黃昏時刻，玉蘭陪着我吃夜飯。菜蔬是她自己下廚去烹飪的，味道也還不錯。她知道我喜歡吃炒牛肉絲，所以給我預備了一盤。我嘗了一下，牛肉絲的味道很美，因為加上了一點紅辣椒，最容易刺激人的口舌。還有一盤醋溜藕丁，也是難得吃到的。這頓晚飯，我吃得飽，一方面固然是因為菜

蔬適合口味。他方面卻是因爲她款待我特別懇摯的緣故。

隨後，她又親自給我打盆洗面水，並且把花露精滴了幾滴在水內，那種蒸發着的濃香直刺激到我的鼻尖，我幾乎陶醉在她的美意和香氣之中了。我找乾毛巾，遞給她去拭面，但她反接了毛巾，親自給我擦膏面部，好像阿姐服侍阿弟一般。我感激她的盛意，正在想不知怎樣報答她纔好；恰巧她自己揩過臉後，不言不語也對我含笑，我便在她香潤的唇上接了個鳴謝的吻。她是多麼地滿足啊，我那充溢着熱情從內心湧湧出來的一吻！

‘你覺得寂寞嗎？請你的朋友來打麻將好吧？’

‘有妹妹陪我，不覺得寂寞。打起麻將來怪討厭。’

‘那末，就在床上躺躺，我燒口煙給你抽。’

‘煙倒不會抽，可是在檯燈旁談天是我所喜歡的。’我已經躺在她的對面，把煙鎗挑起煙膏在燈上燒着玩。

‘我也不會抽煙，不過很會燒。朋友來了，沒有大煙，很不像樣的。’

‘玉蘭，你的丈夫幾時回來呢？’我問時，握着她的纖手。

‘不久就會回來的。’她含着假笑。

‘不要騙我，聽說他不會回來了。’

‘你怎麼知道呢？’她驚視着我。

‘當然是朋友告訴我的啦。’

‘唉！提起他來，真傷心！你看，我待他多好，他終沒有良心！愁雲密佈在她的眉宇間。

‘怎麼回事呢？’

‘很平常的，像你棄官潛逃一樣，他棄我潛逃了！’

‘唔——’

你看，我只和他同住，又沒嫁給她，就算嫁給他，又沒賣給他，他卻不知進退，連我交朋友也干涉起來了。所以我們二人時時爭吵。有一次，打了架，他便逃到省城去了，一直到現在沒有回來。就這樣

也能，我反覺得自由。’

‘自由倒很自由，可是生活怎樣維持呢？’

‘生活麼？混得一天得一天。’

我聽了她的回答，便聯想到自己在外流浪的情形，感覺一種無名的悵惘。隨即發出下面這樣的歎息。

‘我們是一對可憐人啊！’

這時再沒有話語，房間裏漸漸寂靜了。一個電力不足的燈泡和那床上如豆的煙燈配襯起來，光度也還調和。最可惱的就是那對面茶樓上妓女的歌聲乘着熱風從窗外傳來，使人聽得特別煩燥。

‘得得！’突來的敲門聲打破了無聊的寂寞。

‘誰？’她從床上躍起，問道。

‘胡主任叫我來請王秘書的。’這是朋友胡君璠的勤務兵的口音。

我做着手勢，要她不開房門。

‘王秘書不在這兒。’她從新躲在我的身旁，笑望着我，一手擋着我的亂髮。

扣門的勤務兵已經走了。房間裏又恢復了先前的寂靜，壁上的時鐘正指着九點十分。

我雖然擁抱着她，手摸撫着她那光滑的面龐，心卻卻被剛纔的叩門聲所引遠了。假若胡君瑞到南市來找着了，我真糟糕，我便逃不脫了。難道又和他返到豐縣游擊司令部去做政治部的祕書嗎？那個喪盡人格的事，我再也不會幹的。固然，我們都是被市上劣紳壓迫，纔失足到軍隊裏來；但胡君瑞這個官癮十足的青年，才願一切，竟甘心做土匪司令的走狗，倒是很可悲的事。我曾幾次勸過他和張君，要他們一齊辭職出外，另找生路，但他們毫不聽從。沒法，我自己只好棄職逃走。只有逃走，纔是出路。明日趕快離開南市吧。

‘老王，想什麼呢？睡罷。’她已經把煙具收拾清楚，放下蚊帳，表示一種妻子對待丈夫所常有的懇勸。

她那媚態，那從粉紅緊衫內凸出的乳峯，那纖細的腰際，以及那富有曲線美的腿部，使我忘記了

目前的心思，忘記了一切，以至於醉迷……

三

清晨我從玉蘭的懷裏醒來，因為要搭早班輪船往豐縣去，不敢多在溫柔鄉裏留戀。正在穿衣的時候，她被我鬧醒了，一手挽住我的腰圍，微笑着問我急急起床的緣故。我照直把躲避胡君瑞的實情說了，並約她一兩天後仍舊來看她的；然後，她纔允許我下床。她看見我的裏袴穿髒了，便起身在衣箱裏取出她的一件短紗袴給我換。我很感謝她，臨走時還和她擁抱了一陣，親了一個告別的吻。

我急忙鑽進開往豐縣的小輪船的房艙裏。恐怕被熟人瞧見，我面向艙板假睡着。那航行水面的小怪物雖是嗚嗚地叫個不休，但是還不曾離開碼頭。急得我實在心裏煩悶。如果逢巧在船上遇着胡君或司令部的熟人，那就糟了。怎麼去對付呢？我雖萬分着急，但自己不敢動身到賬房去催促，只好

忍着燥熱，等候那小怪物開行。

隨着一陣緊急的汽笛聲，火艙裏的機器開始
叭咕叭咕地響起來，船尾的車葉已經翻着浪花了。
謝天謝地，我的心裏纔漸漸平靜下去。

經過個多鐘頭的逆水航行，小怪物纔氣喘喘
地靠着豐縣東門外的輪船碼頭休息。我在人叢中
擠上岸去，一種怕被人發現的心理又湧了上來。可
巧，正當走出碼頭的時候，忽然被政治部的梁黨務
幹事瞧見了。

‘王秘書，你回聿市去，怎麼不讓我們知道？聽說你要辭職，胡主任和張幹事昨天已經到聿市去勸你的駕呢。’

‘是，我已遇見他們，打消了辭意，現在特地到政治部辦公去。’我不得已欺騙着他。

‘我們的部隊今天開差，司令官命我到聿市去交涉差船。此刻政治部沒人負責，你去最好沒有了。’

我點點頭，又和他握握手，便分開他了。因為

有些衣服存放在梁幹事的家裏，我必須先到他那裏走一趟。

梁太太獨自在家裏爲她的丈夫料理着行裝，臉色好像含有幾分惜別的神氣。她一瞧見我，便談及軍隊開差的事情。我假意告她我自己也正預備隨軍出發，所以纔到她家裏來取衣服。她把衣包交給我後，又獨自在她房裏清理什物去了。我便在客房裏給胡主任寫好一封辭職的信，把委任狀和符號摺好一併放在信封內。信暫時存在梁家，待梁幹事回來後，請他轉交胡主任。一切都交待清楚了，我脫去洋裝，換上一件綢長衫，自己提着衣包走出梁家。沿路上我自己想已經在信中撒謊，說我於卽日赴常德，大約他們再不會注意我了。只要軍隊一開差，我便可以自由。但是這一兩天躲在什麼地方去呢？住在城裏的親戚朋友家裏又不妥當，容易被入發現，最好是躲藏在鄉下去。只有躲在附近的鄉下，纔容易打聽軍隊開差的消息。可是，到誰家去爲適意呢？思索了一會，纔走上了往表兄家裏去的

路。

四

出了東門，我沿着城河往東北行來。那弧形的土隄引我到了一個灌木圍繞着的土地祠。祠旁有條小徑，經過菜園，一直達到一間被風雨所毀的瓦屋，那兒就是我表兄的住宅。我走進去，迎接我的是表嫂和外婆。她們我有好幾年不曾見過，使我有點吃驚了。表嫂已經有兩個小孩，舉止比往日似乎呆笨多了。外婆呢。自然老得不堪，臉面像那乾澀的柚子皮，腦門頂只剩下稀稀的白髮。她着的衣服破亂不堪，活像個老丐婦。要不是她那耳熟的口音還能使我回憶起昔日的情狀，我曾不相信她就是我的外婆。

在彼此寒暄之後，她們告我舅父往北鄉去了，表兄還在城裏財政局辦公未回。我將來意說明，她們非常歡迎，因為我很少在她們家裏住過一天。

舅父從前也曾¹在城裏做過生意，但從沒行過運。他們搬在鄉下來住已經四五年了。窮困緊迫着他們一家人，舅母已於年前在憂戚中吊死了。他們一家老小五口完全依靠表兄一人。可憐他又是沒有受過充分教育的人，當然難以找到優美的職業。今年幸得在財政局當個小書記，只有十多元的月薪，很難以維持一家人的生活。這種苦狀我只能在心裏忖度，不敢對她們偶一提起，免得引起她們的傷感。

午飯後，我獨自在表兄住宅旁的隄上散步。秋蟬還在樹間嘶聲鳴着，彷彿哀悼那將臨的死期的樣子。從稠密的樹林中向南望去，隄下橫列着一帶綿亘着的池塘，對岸便是豐縣東門外街市的盡頭。天氣很晴爽，也不煩熱。我飽覽了四周的田野風光，便躺在土地祠旁的草地上休息。

我那剛剛感到安逸的心坎忽地又充滿了無端的煩惱。自己的行動簡直矛盾得可笑。在外面幹得很好的，卻無故把職業拋棄，跑回故鄉來。明明知

道故鄉老早就失去了昔日的平安和甜蜜，這種地方最不合於我這個血氣方剛的青年棲息，卻偏偏瞎跑回來，冒過許多危險。明明知道地方上的劣紳當權，青年難以反抗，卻偏偏要以卵投石，自遭煩惱。明明知道土匪軍隊可惡，卻偏偏進去鬼混。既然進去了，偏偏又懊悔。現在，總算依照自己的決心，棄掉那種軍閥瓜牙的生活，走上了覺悟的行程。不知怎地我從此竟失掉堅牢的信仰，像個斷線的風箏一樣。外面固然是無多大希望，流浪的苦痛早已嘗夠了，但墮落在故鄉也不是青年應有的現象。既逃出了軍隊生活，就率性立意再行出外謀生去吧。唉！這又是矛盾啊。從外面退回故鄉，再從故鄉逃到外面，這是永遠循環着的矛盾。現代的青年啊，就困阨在這種矛盾中，老死在這種矛盾中！

後來我的思潮更加混亂了：一時咀咒着自己的行爲，一時又原諒着自己的行爲。我咀咒着希望，希望總是反射着金色的微光來引誘我們，但待走近時，他又跑遠了。可是，我們若不追逐那希望，

反失掉生存的意義。就這樣一反一覆，我頭腦裏起着猛烈的戰爭。

爲了避免苦悶的緣故，我不得不到表兄家裏去坐。單是坐着又容易使人幻想，便和表嫂外婆兩人話着往事以及不相干的閒話。一直等到表兄公畢從城裏歸來的時候，我的無聊漸漸減少了。他帶給我一種好消息，就是游擊司令部的軍隊已經上午開差了。我不久便可以自由行動了。晚間，我很歡心，和表兄談天，一直到夜半纔上床。

五

翌日下午，我從表兄家中祕密地回到了聿市。因爲不知道游擊司令部的軍隊離聿市沒有，又胡君瑞等朋友到底已經隨軍出發沒有，我不敢回家去，不敢去看朋友，也不敢在街上亂跑；只在華洋飯店開了一間房間。我的意思是想向朋友借點路費，於今晚搭船往沙市；待軍隊開差後再行回

來；或者直接過漢口到上海流浪去。主意是打定了，我獨自睡在床上，等候着夜晚快快到臨。

畢竟寂寞難以捱過，我幾次寫好請客條子，想叫玉蘭來玩玩，在臨走的晚上和她談談心也是很好的；但每次都把寫就的條子撕碎了。爲的是恐怕她來了，不允許我即刻動身的緣故。後來，到底叫茶房請來幾個知己朋友，那就是介紹玉蘭給我的韓君，和年近四旬的駱君。跟隨他們同來的還有位沐君。他們都詫異我這幾天在什麼地方去了，又告我胡君瑞等要明早四時纔動身。我把棄職逃走的經過敘述給他們聽，他們很贊同，並且說只有這樣纔是我的出路。可是他們勸我今晚不要赴沙市，恐怕在碼頭上碰着胡君等；一到明早我便可以自由行動了。於是我接受了他們的意見。

夜晚，我們打麻將。年輕的韓君叫來一個妓女陪着。他要我把玉蘭請來，或者另外叫個妓女，卻被我堅決地拒絕了。駱君和林君大概因爲年長的緣故，也不叫妓女，只專心玩着牌。但他們兩人喜

歡抽抽大煙，每打完四圈牌後，便要倒在床上過足癮。這種形狀使我可恨而又可笑。

我覺得我們太墮落了。不僅玩着牌，那醉人的醇酒，香煙，以及女色和大煙，都應有盡有。我的頭腦已經昏亂，一切的心事都被這種俗惡的享樂驅走了。我失掉了自我的意志，突然變成了俗夫。不過這也是一時的機會，纔使我陷落於遊蕩的環境中。如果不是爲棄職潛逃的緣故，也不至於身臨這幕低級趣味的實景。

正當我們玩得興高采烈的時刻，政治部的梁幹事忽然走進來了。他說是奉胡主任的命令而來尋找我的，已經走遍各旅館和朋友處。他勸我和軍隊一道出發，因爲司令官還不知道我已經棄職潛逃。我很客氣地接待他，一點也不驚惶，因爲我知道他是沒有能力駕御我的。我把真意說給他聽，並且囑咐他不要告訴胡主任，只說沒有找到我便是了。朋友們也這樣要求他。好在他是個懂得道理而富於感情的人，便允許我的要求，告辭走了。

從此恐怕胡君親自來找，我便不打牌了，執意要躲在別的地方去，無論他們怎樣勸我，仍是無效。討論的結果，駱林二君便留在這兒，韓君吩咐妓女去了之後，便和我走出飯店，另找祕密地方。

剛剛走到附近一條巷內時，我猛聽到後面一百多步的地方胡君瑞的語聲。隨即瞧見後面閃來一道電筒的白光。我急忙躲了一下，獨自往前亂衝。幸喜胡君是個近視眼，雖然知道前面有人，卻沒有猜出就是久尋不得的我。韓君吊在後背走着，默不做聲。這時已經是夜半，鋪店大都收了市，街上非常黑暗。我躲在一家牆門的暗處，心裏還嚇得跳過不止。

不久，我發現韓君獨自經過這條街上，便顯出身來問他遇見胡君沒有。他答胡君已轉灣到華洋飯店去了。我很歡喜幸得預先跑開，不然，就被他找着了。不過，剛纔的一刻也很危險，萬一他的目力強發現了我，那就糟了。

我們在黑暗街上摸索着前進，沒有一定的目

標。倒是韓君提議，不如到他先前叫來的那個妓女桂雲那兒去躲躲。我起初不願，但想到通夜在街上巡遊也不是辦法，就勉強承認了。妓院裏很冷落，嫖客也很稀少，這大約是市面不靖的緣故。韓君引我到桂雲房裏坐着。陪我們的除活潑的桂雲外，還有兩個姑娘；無聊的談笑又開始了。

我坐在這種地方彷彿坐在有荆棘的毯上一樣，非常感到不甯靜，並且自己的侷促模樣實在令人發笑。想到我又不曾犯過大罪，這般東躲西藏的幹個什麼？況且這一夜的墮落真是生平所未有的，內心不免感覺悔恨。這種悔恨使我不得不催着韓君離開了妓院。

我們猜想這時胡君大概不在華洋飯店，我們可以回去了。回到房間裏，果然，沒有瞧見胡君。略林二君還在床上抽着大煙，幾行鼻鼻的白煙在床上浮動。他們兩人都說胡君找我我得忿怒極了，他在這兒談了一陣之後，便走了。我很歡喜，微倖沒有被他找着。

大家都沒有睡覺，很高興地談天。略君告訴我們一樁事情，是從胡君口中得知的。就是那游擊司令一到津市，便將統稅局長押在司令部駐紮的旅館裏。那局長挨了一頓皮鞭，到現在還綁在晒台欄干上。聽說還要把他隨軍帶走。至於他被辱的緣故，當然不外一時交不齊軍款。我聽了這事，非常好笑。統稅局長是剝削人民的強盜，偏遇着更野蠻的土匪司令，受他的鞭打，倒也是段醒人耳目新聞。像這樣橫暴的小軍閥，胡君瑞偏偏樂意爲他奔走而無分毫覺悟。幸得我自己老早棄職潛逃了，不然，又會受盡人的唾罵呢。

‘嗚嗚——’忽然一陣輪船的汽笛聲從寂寞的深夜裏傳來，我們熱烈的談笑也因之中斷了。我瞧瞧壁上的時鐘正指着四點二十分。這正是差船開頭的時候。我們大家推開朝河的窗戶眺望。兩隻輪船各拖着幾隻民船緩緩地開行了。船上的燈光隱隱約約地照出了無數的灰黑動物在鑽動，桅桿上飄着短短的軍旗。謝謝上天，土匪司令率領幾千乞

丐丘八離開南市了。我雖私自慶幸恢復了自由，但爲胡君瑞等可歎，像他們那樣有爲的青年竟失誤了寶貴的前程。唉，他們竟不顧惜那種絕大的犧牲！

這時，東方的天空漸漸現出了魚白色。

六

乘韓君等在房間裏酣睡的時候，我獨自走出飯店去找玉蘭。她的小雜貨鋪已經開了市，那個年輕的鋪夥含笑歡迎着我。隨便和他招呼了一下，我便去敲玉蘭的房門。她在美滿的夢中被我鬧醒，揉着惺忪的睡眼給我打開房門。我進來後，順手又將門柵插上了。她對我撒嬌，說我不該大清早來擾亂她的安眠，又假裝不耐煩的態度。待我試她轉身欲走時，她又急忙一手抓住了我。我躺在床上故意作出疲乏的樣子，她總在我耳旁問長問短，有時輕搔着我的鼻尖和喉頭使我發癢，她便哈哈大笑起來。

‘老王，你一夜沒睡，幹了什麼鬼事？’

‘因為怕政治部的朋友找我，躲在旅館裏打了一夜牌。’我閉着眼睛回答。

‘叫了堂沒有？可不許騙我！’

‘沒有。’我對她微笑。

‘呸！’她在我臉上輕輕打了一掌。

‘不過跟隨朋友打了茶圍。’

‘哼！你這個不安分的東西！’她戲謔着我的耳朵。

我乘勢把她擁抱在懷中，狂吻着她的面部。她再不和我開玩笑了，睡在我的身旁，右手枕在我的頸下。她不准彼此嘻笑，要安靜睡一睡。起初，我忍耐不住，時時借題糾纏她。後來倒算是她聰慧，給我嘗試了一陣神經麻痺的快感。然後我很滿意地入夢了。

待我醒時，已經是午後一時了。玉蘭進來服侍我。吃過點心，我本想回家裏去打一轉。實在不對，

有幾天不歸家了，怎麼對得住家人呢？可是，她死死地留着我不許回去。她提議在這樣清爽的天氣，最好到對河山上去玩玩。她的態度誠懇，愛我又深，我實在無法逃脫她的掌握。

渡過豐水便是黃牯山麓。我和玉蘭沿着山麓穿過樹林前進，不到半里，前面橫躺着一帶大隄；翻過隄來便可以聽見潺潺的泉水聲。走不上百碼，我們便到了獅子口。這兒山腰分裂成個自然的缺口，兩邊懸崖高聳，上面的樹木很濃密。缺口的盡頭便是幾塊從山身凸出的大石頭，成獅子口的形狀；口中有個面盆大小的圓洞，清涼的泉水便從石喉中緩緩冒出，經過這圓洞，漏到口下的小溝，再流到山腳的池塘裏去。

我們站在獅子口前觀賞了一會泉水。她便爬上岩口裏蹲着，用兩手捧起清澄的涼水，要我來喝。在兒童時代，我是喝慣了那涼水的，到現在已經是多年不曾過口了。於是我張開口，讓她把那冰冷的液體灌在我的喉裏。當時，我全身感到涼意，

精神也舒適得多了。她自己又喝了兩口泉水，纔從岩口跳下來。

玉蘭，我們在這兒休息一會兒吧。你瞧景緻多好。泉水曲折如帶地流到山腳。下面有點綴着荷花的池塘；有金黃色的稻田，有瓜藤蔓覆着的茅屋。

‘還有，還有那白絹似的河。’她含笑補充了這句。

我坐在獅子口前的岩石上，她也坐在我的身旁，頭部鑽在我的懷裏。我有時握着她凝脂般的手，有時低下頭來和她接吻。她的表情非常快樂，臉上時時現出可愛的笑渦。

‘老王，你覺得快活麼？’

我點點頭，又眺望着山下的景色。

‘怎麼？你流淚了！’我忽然發現她眼簾內的淚珠，驚慌地問道。

‘我很傷心……’她的臉上已經被熱淚浸溼了。

‘為什麼？’

‘傷心我們這種快樂不能長久。’

‘不要哭，我一時不會出門去的。’

‘可是，你總有一天會離開我的！’ 她的語聲有點顫抖。

‘那時期還遠呢……’ 我拿手帕給她揩乾臉上的眼淚。

她含着殘淚對我注視，臉色充滿了憂愁。我模撫她的面部，表示一種憐愛，後來在她那紅溼的眼眶上吻了一下，又說了幾句安慰話，她纔慢慢恢復原狀，但已沒有先前那般活潑了。

無意間她剛纔那種悲傷的印象使我連想到她的身世。她是個可憐的農家女。現在她和她們一家人都是赤空拳的無產者。那個趙姓的鋪夥曾經欺騙過她，蹂躪了她寶貴的青春。可恨他竟負心把她棄了，也許是永遠地棄了。在彼棄之後，微倖遇着了，她是多麼幸運啊。但轉想我自己不久就要出門漂流去的，她的一番熱情只好付之流水了。我的離開她，不過是時間的問題，早晚總會實現的。那

時，她所愛的人真棄她而走了，她將多麼悲傷啫！

獅子口前很是寂靜，除開潺潺的泉水聲外，只有那從山腰古寺傳來的斷斷續續的鐘聲。這鐘聲啊，驚斷了我的心弦，感到非常的惆悵。我不忍再使玉蘭感傷，便催着她慢慢地歸去。

.....

這一夜，我又被她留在那兒住宿。

七

兩三天過後，我對於玉蘭的濃情反感到畏懼了。我只躲在家裏，不敢再去看她。不消說，她託朋友搭過幾次口信催我去玩，但我仍舊不出家門一步。有時回憶起她對於我的摯情，我又想去看看她。幾日前狂歡的印象總在我的頭腦裏打滾，我簡直失掉自制的能力。我曾幾次走到她的小雜貨鋪附近，眺望，徘徊，但想到早晚還是要和她分離的，終於沒有進去過一次。

況且近來家人對我的行動大大非難；不錯，我自己確實已踏上了墮落的道路。爲了我的前程，我不得不逃出她的掌握。不過自己的胸間總充盈着無限的懊悔。我剛剛從危險的匪軍裏逃了出來，卻又不知不覺墮落在一個女人的懷中。幾天來的縱慾，我毀壞了自己的身軀，更在她的痛苦的心兒上添加了一層傷痕；這種罪惡應該永遠受良心上的裁判。

這天夜半，我別了家人，重復踏上了遠征的道路。臨行時，我雖然想到玉蘭那兒去辭行，但恐怕增加她的傷感，便硬着心腸棄她潛逃了。

一九三〇，一二·四，作於上海。

避難者

張亞兄，想不到，我們在這兒相會了。李延年
含笑握着我的手。

‘老弟，這是難得的機會呢。上次經過漢陽時
也曾來着過你，恰巧你回故鄉去了。這次我未到之
前，就想無論怎樣也要找到你。朋友，分別有七八
年了。’我的語聲非常歡悅。

‘你的面貌還是和從前一樣，不過沒有那樣年
輕了。

‘我們都喪失了青春。老弟，往昔你的臉畔紅

紅的，鼻孔裏時時流着鼻涕，一個很好玩的小朋友呢。’

‘現在變成老朋友了，哈哈！’他的笑聲還是和從前一般響亮。

‘我找了你很久。一早就從漢口過河來，在這條街上走來走去，問了好幾家，都說不認識你。我想莫非是門牌號碼記錯了，或者是你搬了家。不是嗎？我決心要看你的，所以又往兵工廠裏去找。討厭！當什麼戒嚴時期，會客真不容易咯。衛兵瞧見我這窮酸樣子——真的，延年，你看，穿的還是骯髒的夏季洋服呢——不准我進會客室，把我看作歹人一樣，叫我在旁邊工人閱報室裏等候。

廠裏的汽笛聲響了，閱報室也關了門。我站在頭門前，注視着那一羣羣工人進去上工。我站着，站着，有了半天，並沒瞧見你。後來，再去問門房，可恨那東西板着面孔說你今天不會來了。我沒法，只好又在這條街上蹣跚來蹣跚去，問了幾個工人，也摸不清你的住址。我垂頭喪氣行到街口，望着漢

水發愁。

‘後來，我忽然轉灣，經過了那臭氣熏天的糞坑，來到這條小巷裏挨戶探問，幸得在這家遇見了你。啊，現在已經下午了，我找你找得多苦呀！’

‘我這地方很不容易找——唉！這兒真髒得要命，臭得像鹹魚行一樣。可歎我們工人只配住在這種地方。但房租也不便宜，這樣破亂的房間，兩人合住，每人要出兩元。’他稍稍歇歇氣，又繼續說道：

‘前方的戰事很緊急，所以廠裏非常忙碌。我現在改做夜班，下午九時進廠，一直到第二天天光時纔回來。我剛纔睡醒，幸得坐在外面，不然，你又會找不到我了。——故鄉還平安嗎？’

這時他給我敬支香煙。

‘啊，故鄉，那簡直不是地方！’一經提到，便使我難過。喂！老朋友，我告訴你，這次我留住在故鄉，只有一月之久，但遭的災難，很有幾次。’我抽了口香煙後，繼續說道：‘起初，劣紳買動縣長，

將我在阜市挨戶團裏軟禁三天。逼得我沒路可走，只好暫時棲身在軍隊裏。做了一星期的政治部秘書，地方上亂得一塌糊塗。爲避免禍害起見，我只好棄職潛逃。可恨，那個土匪似的游擊司令到現在還在通緝我。

‘胡張兩兄呢？’

‘他們不聽我的忠告，隨軍出發了。’我喝了一杯開水，語聲漸漸起勁了。‘——從此我躲在家裏，百事不問。這時駐防阜市的是警備司令軍。那些丘八盡是山老兒，從來沒到過像阜市這樣開化的地方。他們少見多怪，聽見我這套破舊的洋服，竟把我誤作危險人物。一天，我從街上走過，便被巡查的兵士把我帶到團部裏去。

‘你猜猜看，他們把我關在什麼地方？哼！馬房！馬糞臭得令人吐輒。那區長，混蛋，到下午還在床上老睡，沒有翻過身。一直等到黃昏時候，他纔派副官來審我。真好笑，那副官隨便問過我的履歷，便稟明區長把我釋放了。可惡，他們還羣忘八婆

子，坐吃糧餉，無事可做，偏偏和我開玩笑！”

‘故鄉的人總是鼠目寸光。振亞，你看，像我這樣工人，決不是有本領的。但他們那些劣紳也把我看作反動份子。你還記得麼？去年我也被他們誣害過。他媽的，加上我一頂紅帽子，把我嚇跑。並且抄了我的家。’

‘我逃到武漢時，窮得無聊。同鄉友人雖多，盡是些忘情的東西，沒有給我好眼色看。老實說，我餓了兩天。你相信吧？後來，幸得程德盛——啊，程德盛，我們的小同學，你還記得麼？他常常和我念起你的——把我介紹到兵工廠製彈科作工。生活纔勉強維持下去。老兄，你瞧我這雙手，真像樹皮呢。做工很苦，但我願意，不肯再回故鄉去受劣紳的壓迫。’

我摸摸他的手掌，覺得很粗糙，一塊塊的硬繭，像鉄片一樣。他工作的辛苦以及忍耐着的痛楚，由他那雙手，我可以完全理解。我只好在內心可憐他，卻不便在口頭上表示出來。

‘啊，程德盛，在兵工廠當技術員，他很想見你的。我們就看他去吧。’

李延年沉默了一會，說道。

‘好的。’

我們攜着手，一遶往兵工廠去。

二

‘真是振亞兄，李延年把我介紹給程憲盛。

‘啊！難得，難得！你什麼時候來的？要不是延年兄說出，我簡直不認識你了！’

‘今天清早纔抵漢口。我們相別怕有十一二年了。德盛兄，你還是個矮子呢，不過臉像改變多了。’

‘請暫到我們的寄宿舍去坐吧。’

‘這時還早，不如陪振亞到外面去走走。’

延年提議。

‘有什麼古蹟名勝麼？’……

那末，我們就往伯牙台去吧。’

‘這是龜山，平常我們可以上去遊玩；那繁華的武漢三鎮，泛濫的長江，可以一覽無餘。可惜現在戒嚴，我們廠裏恐怕敵人偵探，不准人上山。’德盛引我們傍龜山山麓走着。

‘池塘很多，可惜荷花早已凋謝了。我含着秋日的感傷。

夏天傍晚，乘船在荷塘裏遊玩，非常涼快呢。

‘振亞，我們小時多快樂！課畢了，我們在操場裏踢球，打架，什麼事也不管，只曉得玩耍。你從前很跳皮，總是在路上飛跑，叫喊起來，特別驚人。他呢，卻是兩道鼻涕垂到嘴唇上，一副怪可憐的面孔！’

‘你不要笑我，你自己是個老不長的矮子，這學先生！’

‘說得有趣！’我忍不住稱讚起來。

到而今我還感激你。你不是常常告我讀英文

嗎？笑話，我那時連ABCD……二十六個字母都默不出來。現在，好意思反靠英文吃飯了。振亞，這是你對我的好處。

‘喲，延年，你看德盛變得客氣起來了。’

‘所以他還是個道學先生。’

‘你這個綠鼻涕！’

‘哈哈！我不禁笑了。’

我們穿過窄狹的街市，在田野間走了一會，便到了伯牙台。

‘這就是周文王的太子伯牙鼓琴的古蹟。沒有什麼特別好玩，空空洞洞的幾間房屋。’

‘也還不錯。這一行石碑刻得很好。倘若有工夫，捶幾張帖，也可以留作紀念品。’

‘我們到後面走廊裏去坐坐吧，那兒可以望見好景色。’延年走在前頭，引着我們。

夕陽從遠方的小山嶺上反射着赤金色的光線。天空有幾隻倦鴉往西北慢慢飛翔。伯牙台外的湖面撲着萬頃凋殘的荷葉。一隻划子載着幾個歸

客從葉叢的道中向前駛去，漸去漸遠，以至於消逝。

我們坐在欄杆上，一壁飽賞着黃昏時的湖色，一壁話着兒童時的趣事。談到極有興味時，延年總是放懷大笑，德威只含着微笑傾聽，我呢，盡量地把我們過去的印象搜索，依次提出，以增快樂。等到後來，他們又問到故鄉的近況了。

‘啊，故鄉，那親愛的故鄉，現在已變成了苦境！往日的平和老早失去了：民衆日日夜夜在恐怖的巨浪裏呻吟。劣紳，團防，軍隊彷彿三條毒蛇，無時無刻不吸吮民衆的膏血。’我概要地說道。

‘報上所載故鄉這次兵變的真象怎樣？’德威關懷着。

‘那是這樣的。起初，市就很很不平靖，挨戶圍不許游擊司令的部隊接防，幾乎鬧成戰事。不久幸得那土匪司令率隊開往安鄉去了。接着又是，××軍四面圍攻過來，這時省城又經失守，沒有援軍開到，算是非常危急的情形了。民衆萬分驚惶，一時

簡直找不出避難的地方。

‘後來，幸喜由常德馳來一團援兵，和駐防的警備軍，挨戶圍等死守着聿市。日子漸漸過去，××軍還沒打進。誰知道那游擊司令的部隊到安鄉不久，便全隊譁變了。司令，變了。我的朋友胡張二君也不知下落了。那投降於××軍的隊伍忽然上襲聿市，那圍攻着的××軍又乘勢活動起來了。

‘我躲在家裏，可以聽見炮聲。市上的鋪店差不多完全歇業了。民衆驚慌得像籠中的老鼠。你們要知道，我是從游擊司令部潛逃出來的人，無論何方勝利，都於我有害。不僅是我，就是全市的民衆也感到同樣的危害呢。

‘於是，我不得不棄家逃難了。我自己扮成商人模樣，偷渡過豐水，經過新州，向常德逃去。那百八十里山路累得我兩腳打滿了泡，幸得沒遇着危險，達到了常德，那兒沒有半個熟人，難以得到援助。沒法，我只好將一隻金戒指——臨逃時，母親給我的——變換；償清旅館費用，還剩下往漢口的

川資。……’我停了，歇歇氣。

‘水路太平麼？’延年緊張着面孔，問我。

‘要不是搭外國人的貨船，我簡直不能到武漢呢。唉，提起外國船來，我真羞愧。因為××軍擾亂的緣故，本國船完全被政府拉差了。於是外國船便從中大大取利。我平常是不乘外國船的，到這時也沒法了。經過洞庭湖時，糟糕，我們遇着土匪。他們開槍射擊。好在輪船開足馬力逃脫了，微倖，沒傷害一人。

‘一經過城陵磯將到羅山江面的時候，那密雨般的機關槍彈又向我們的船上射來了。彈丸有的打在輪船的鐵殼上，叮叮作響。我伏在艙裏，連呼吸也不敢放肆。這次，又算非常幸福了。雖然吃盡千辛萬苦和驚駭，總達到了目的地。

‘可是我們的故鄉，那親密的故鄉啊，現在不知道怎樣了？或許是一片焦土了吧？我們的家人啊，或許變成獻祭於戰神的牲口了吧？

‘唉，唉！’德盛，延年兩人聽了我悽愴的敘述，

悲傷得不能再有什麼話語了。

我們沉默了一會，緩慢慢離開伯牙台，由原路走回。這時，街屋的燈光和天空的繁星一同閃耀着。

三

‘延年，你替我勸振亞多喝幾杯酒吧。’

‘是，我自然會勸他，不過你也不得偷懶。’

‘用不着客套啊。兄弟們，能喝酒的，放開胸懷醉他個半死！你們不勸，我也會一飲而乾杯的。’

‘好吧，喝酒。我本不能喝的，現在也不顧一切了。在天下大亂的時候，我們這幾個兒時朋友尚能傲倖在此相會，應該怎樣歡狂啊！好吧，喝酒。振亞，請，延年，你也放開酒量吧。’

‘夥計，添兩斤白乾——振亞，我敬你一杯，給你壓驚，都要乾杯。’

‘你看，不是一滴都沒有了嗎？’

‘我也來敬你一杯吧。’

‘謹受——可是我吃了酒，又忍不住要提起那遭難的故鄉。我們都是生長於那塊地方的，那兒有我們常遊的所在，有我們快樂的伴侶，有我們清澄如玉的豐水，有我們巧小如盆景的黃姑山，有我們慈愛的父母，賢妻，嬌兒，還有和睦的兄弟姊妹。可是，一剎那間，我們統統失去他們了。那武裝的魔鬼正在危害他們。故鄉的山水正在痛哭；我們的家人也正 在痛哭，我們這些不能歸去的人也應痛哭！’

‘我們齊聲痛哭，痛哭吧！熱淚滴在酒杯裏，讓我們一同飲盡！’

‘振亞，你醉了！’

‘不能喝了。’

‘主人們，請不要愛惜酒資啊。我們要酩酊大醉！酒杯裏鑲合了我們的熱淚，我們家人的酸淚。我們要喝，喝到口唇麻痺的時候！’

‘兄弟們，我們都是從故鄉逃出的不幸者啊！’

我在外流浪多年了，而你倆呢，唉，整日整夜在兵工廠裏工作着，在那製造殺人利器的廠裏苦苦地工作着。你倆的筋力漸漸失了，血漸漸乾了，肉漸漸消了。一切都耗費在那殺人的槍炮子彈上。

‘啊，那槍炮子彈，又被惡魔運往前方戰場上，去殺戮我們的同胞。許多許多可憐的避難者從槍林彈雨中含淚拋棄了故鄉，像我們現在一樣。’

‘不是嗎？黃河流域的炮聲隆隆，中原的戰鼓咚咚！洞庭，鄱陽兩湖沿岸的烟火熊熊！千千萬萬的死鬼！千千萬萬的流民！他們在痛哭！他們在痛哭！’

‘酒杯裏參合了我們的熱淚，我們家人的酸淚，無數戰死者的辛淚，和無數避難者的清淚！我們要喝，喝到口唇麻痺的時候！’

‘振亞！你已經醉了！我們也有點醉了！’

‘德盛兄，你看，他哭了！’

‘惡魔橫行的故鄉！惡魔橫行的國家！’

雖然我自己覺得大醉，但心裏還有點明白。

四

‘空前的災難!’

‘什麼，延年?’

‘聿市已於本月四日被××軍佔領了!’

‘哪來的消息?’

‘從報上看來的。據說叛變的游擊司令的部隊與××軍前後夾擊的結果，聿市的防軍和團防便敗退了。××軍一到，就向商民勒捐百二十萬元之多，不過還不曾殺人放火。’

‘××軍老早就要佔領我們的故鄉的，現在果然實現了。

‘振亞，我們家裏一定遭難了。

‘不會的。我們既不是資本家，又不是劣紳，他們不會擾亂我們家裏的。

‘但總免不了受驚駭。

‘只要他們不亂殺人放火，仍然沒有什麼可怕。

從前故鄉不是經過許多次小軍閥的戰爭麼？甲軍退走時要勒捐，乙軍進佔時也要勒捐。這次還不是一樣？不過是軍隊的名目不同罷了。

‘那末，我們家裏不會繳納捐款嗎？’

‘不會的。家裏的人吃飯也在難處，哪能有捐款？——只有那些劣紳，平日多半是敲詐人民的錢財的，到現在恐怕要吐出了。還有那些奸商，壟斷市場高抬物價的奸商，到現在恐怕也要把從前榨取來的利潤吐出了。這沒有什麼稀奇。從前他們用種種不正當方法取於人民的，現在仍然如數還給人民罷了。’

‘那些資本家和劣紳不知逃到什麼地方去了？’

‘他們也許逃到省城去了，不，省城雖已恢復，但現在仍舊危險。或者躲在鄉下去了，或者逃到武漢來了。——哼！一提到他們，令人可笑！你知道嗎？許仕臣那個財主，真是個守財奴。平日地方公益事業，他不肯樂捐分文，就是他的兒子也難能向他索得半毫。（所以他的兒子不肯，嫖賭逍遙，甚

至於做強盜。)這次他可倒霉了。我記得以前××軍進攻津市的謠風很盛時，他便率領全家預先逃到省城去了。不久，偏偏××軍又打進了省城。於是，他一家人假扮成乞丐，搭民船逃了回來。這次故鄉失陷了，他卻再沒有逃出來，想必大大糟糕了。

劣紳湯仁民怎樣了？

‘湯仁民麼？是不是去年枉殺商店學徒誣害青年那個痞子？’

‘是，就是他。你還不知道。就是他去年給我加上紅帽子的。他媽的，可惡，害得我現在在外做苦工。’

‘啊，你也曾被湯仁民誣害過的。去年我不在故鄉，難怪不知道。說到他，啊，又是笑話呢。他也是老早就跑往省城去了的。他也嘗過××軍的滋味了。他的兒子被他們以反革命罪打死了，他自己東奔西跑，不得安居。這次，他是否還陷在故鄉，不得而知。

‘如果你不曾逃出故鄉，怕不怕××軍呢！’

‘這倒是個難以回答的疑問。如果我不是個知識份子，在故鄉自然不會出名，就是如論何種軍隊來了，對我也無關係。不幸，我多讀了幾年書，劣紳把我看作了重要人物。所以他們在我回故鄉之後，便誣害我為反動份子，鉤通縣長，把我軟禁在軍市的挨戶團局。

‘恢復自由之後，我們仍然受他們的壓迫，不得已纔失足到游擊司令部去混事。後來，受着良心的苛責，我纔棄職潛逃了。不料那種隊伍會投降××軍的。這就是難點。我若在故鄉，他們定會傷害我的，所以不得不預先逃走。其實，我是個道地的窮光蛋，他們於我何害呢？’

‘據說湘省逃難到武漢來的有三十萬人之多，真是罕有的事。可是武漢這三鎮也在危險之中，江上江下盡是××軍，萬一失陷了，這兒的人民又逃到什麼地方去呢？’

‘自然是上海咯，不過上海將來也許有失陷之

一日。到那時，人民只有逃之海外了——但避難是種不得已的痛苦現象，這現象只反映了政府的權力正在崩潰之中。真的，我們的社會組織已經在漸漸分解。農村經濟已經破產，農民多半流到城市做苦力，地主也爲了避匪而遷居到城市。一旦城市發生了變動，避難者又塞滿了大都市。於是，人口漸漸集中於都市了。

‘可是這種人口集中是特殊的現象。在工業發達的國家，都市工場林立，農民多半做了工場的勞働者。又因商務繁盛交通便利的緣故，一般富有的人民都喜居住都市。於是發生了人口向都市集中的現象。至於我們國家的入口集中於都市，其原因與工業發達的國家不同，完全是因爲政府的權力已經不能保護人民生命財產的緣故。’

‘還有，避難者的增加可以證明我們的時代是混亂的。’

‘誰說不是呢？僅就我們青年來說，革命的也該殺，不革命的也該殺，反革命的也該殺，殺得我們

文學社叢書

避難者

賀玉波著

幻夢的殘痕

金民天著

波浪

薛何爲著

‘不是嗎？振亞，我知道你只有三元了，到上海去是不夠的。德盛既然送你十元，就請收了吧。我是因為無法可設，不然，也用不着他為力呢。’

‘這是我的誠意，請你不必拒絕。你的川資不夠，船主不會帶你到上海去的。我送給你的，不是這張鈔票，卻是一種助力，助你能夠達到目的地。’

‘我不知怎樣說纔好？朋友，你們也在貧苦中呀！’

‘也許比你好一點。我們兒童時代的朋友還有幾個呢？除了延年和我，就只有你一人了。而且你又是我們所崇敬的，所希望的。不幸，你受盡了故鄉劣紳軍閥的危害，以至這次單身避難到外面來。現在，你又要作遠方的遊客了，我們除惜別外，就只有這區區的敬禮了。’

‘我若接受了這十元，未免太殘酷了！’

‘振亞，不要這樣想吧。我們都是一樣的人。爲了你的光明前途，我們寧願苦死在機械旁邊呢。好吧，我來把鈔票放在你的衣袋裏。’

‘德盛的意思很堅決，你就領受算了。’

‘既然這樣，我只有聽從了。’

‘但是，振亞，你怎麼哭了？’

‘他是傷別啊！’

‘我的心裏萬分難過喲！朋友，是什麼怪物隔離我們的，我們這幾個兒童時代的好友？我離開你們了——可是你們馬上又要到機械旁邊去勞働了。而勞働的結果，不過是殺人武器的增加。惡魔利用這種武器去戰爭，使人們逃出親愛的故鄉，使人們離別親愛的朋友！’

‘這是我們自己人殺自己人，自己人離別自己人呀！到底是什麼怪物逼着我們這樣的？……’

‘不是嗎？你們也在流淚了！’

噙噙……預告開船的鐘聲響了。

‘一路平安，振亞！’

‘振亞，再會！’

‘德盛，延年，再會！’

一九三〇，一二，一七，作於上海。

文學社叢書

避難者

賀玉波著

幻夢的殘痕

金民天著

波浪

薛何爲著

本書著者其他譯著

她的消息	現代書局
吉訶德先生	開明書店
龍齒	北新書局
現代中國作家論	光華書局
丹谷閒話	新中國書局

[

